

說
庫

第三十二冊

天全遺事
庚乙編

天全先生遺事序

鄉先達天全先生徐公夙負高才諱鋒文氣並英邁莫敵治水張秋載免泛溺之患
景泰末歲督決鉅萊忠重捐軀寰宇再朗晝日三接遂為儒臣之極遇一時廊廟大
謨畫悉預參裁朝野聳望不幸讒構中作幾墮於死賴天子聖明得未減為金齒
之謫隨旋桑梓能以憂患自外放情絃管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責省侶乞文崇朝空
集援毫數行輒重收去用是亦不落窠闕世六十餘竟議者謂公人物殆是四海物
望不但為吳之增重有端雅士曰徐君子陽者嘗慕公遺事一帙詣予正焉手其卷
讀之故公立身之節益暴白於天下矣是作可以昭不朽可以徵後世嗚呼其用心
亦厚哉而君復有所請乃以舊作弁諸首

前進士尚書儀部主事里中後學楊循吉君謙父書



天全先生遺事

明 徐子陽纂

公姓徐。諱有貞。字元玉。初名理。登第後始更今名。蘇之吳邑集祥里人也。公之先出

伯鬲。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周穆王時。偃王誕當國。以仁義得諸侯心。後死彭城。傳

徐子章禹。章禹被執於吳。子孫散處徐揚間。歷秦漢三國。晉唐而下。代有聞人。曾大

父文貞。大父子復。皆樹德。遭時沈晦。連世不仕。至皇考孟聲甫。生三子。以其仲有異

質。始教從名師學。即公也。公年十二三。入小學。已能古文。詞穎敏殊甚。卓然出諸生

上。少長在京師。學於鄉先生思庵吳文恪公。誦受讀。已有用世意。慨然欲經濟天下。

其議論所發。往往出人意外。思庵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祭酒豫章胡公。僊請受

進士業。時僊以他事稱病不出。坐卧一土牀。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公。頗以孱

幼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公援筆立就。詩云。共喜斯文有主盟。諸生誰不仰儀型。當

明君心獨赤。下地晚學眼能青。童儼見詩。蹶然驚起。而循牀行。極加稱賞。曰。徐生鼎

鑠久抱相求志。請向賢關受一經。鑠器也。因結為忘年交。遂以其業授之。公學未期月。即了其義。宣德七年。中順天府

鄉試。明年癸丑。登進士。有詔簡進士。續學翰林。紹文帝時。故事。號庶吉士。數比列

宿。公與其列。所以作養而期待之者。甚至一日。宣帝御便殿。召所簡二十八人者。

親命題試之。上覽公文粲然成章。擢真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公之入翰林也。一

時前輩若楊文貞文敏文定諸元老。皆雅知公名。而器重之。三公每有所作。必出示

文評之。文貞每執其手曰。不意晚年得此佳友。然公不屑以文名也。益欲為有用之

學。因肆力綜計天官。變異地勢。夷危軍謀。陳形河渠。陰陽方術。一一通悉古法。求合

今用。或曰公職詞筆。諸此外政他道。何意事之。公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

有事用我輩。吾恐學之已無及矣。聞者以公有遠大志。以上俱出吳文定公撰傳

宣宗崩。與脩實錄。暮述之際。多所補益。累有文綺之賜。尋簡命修國史。王牒。遷修

撰。正統中。再遣侍講充經筵日講官。公每進講務。以格君心。明道學。裨益時政為事。

公思天下承平日久。宜先時為安內攘外計。上疏言武備云云。策甚詳密。所以制禦

北虜者。殆無遺策。己己之變。京師戒嚴。朝議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璽書俾行巡按

御史事。公得河南。公視詔旨。言於執政。必得便宜行事。卒易書而行。既至。作鎮彰

德。時民間變相率竄匿山谷間。公馳騎往招之。而以郡縣吏素所得民者從行。令為

好語諭啟其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旬日還就家產已數萬人。遂糾義旅為京師聲

援。至者多太行羣盜。公日親閱之。教以坐作進退擊刺之法。使自相團結。不藉其名。

以故其人難制。皆踴躍願為之用。既而胡寇遁。京師而公亦召還矣。景泰三年。陞右春坊右諭德。先是正統之末。會河決。張秋山東之沙灣。前此遺治者。率築其闕。水大至。築輒壞。更七年。績用弗成。饑道阻滯。役卒敝甚。朝廷不知所計。集羣臣論中外隱抱才略。詣達水利。遣主河事大臣以公智識超卓。練達事體。遂以公名應詔。而公亦慨然自許。地自宮僚擢左僉都御史。於時運河水涸。舟筏不通。公始至。適冬月。水忽暴發。舟人謹唱以為神水。公乃點檢徒役。語屬吏曰。是役甚大且難。非積歲不能成功。彼數萬疲卒不能用也。宜散遣以休息之。吾與之期使來。然又虞其遺於一日。衆且擾亂。因量其地之遠近。而日遣之。道路寂然。若無知者。卒既去。乃自乘小舫以窮究河之源流。遂踰濟汾沿衛及汴。循大河道。濮范還。始度地行水而前。所遣卒亦依期而來。公遂上疏言平水上策。要在明知天時地理人事而已。天時既經。地利既緯。而人事於是乎盡。且水之為性可順焉。以導。不可逆焉。以澮。禹之行水。行所無事。用茲道也。今或反是。治所以難。臣循數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而之夷。斥其水之勢。既濫肆。又由豫而兗。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之東。所謂大弘之口者。適當其衝。於是決焉。以奪濟汾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洩。堤以潰。渠以淤。潦則溢。旱則涸。

此轉運所為阻者。然欲驟而湮之。則不可。故漬者益漬。淤者益淤。而莫之救也。故反成澤。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為方。以時節宣。俾其後無益涸之患。必如是。當可有成。制可之。公乃作埧歸閘。渠隨宜。後先開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隄。張秋之首。踰百里。而至於大豬之潭。起范暨濮。又上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汴。用平水勢。勢隨平。命其渠曰廣濟。埧即閘也曰通源。渠有分合。埧有上下。凡等河流。旁出不順者。堰之。堰有九。長袤皆至萬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以濟漕。渠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鍵以水門。鑿以虹堤。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拾之。長倍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之。用平水性。水性既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埧龍灣於東昌。魏灣者八。積水過丈。則放而泄之。皆通古河。以入於海。又以金水子母之義。沉玄金為物象。數百斛以填定之。及三年而功成。初治者。欲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又奏。蠲瀕河州縣之民。牧馬庸稅。而專事河防。以省軍費。紓民力。方工時。或沮於上。以工人部聚既眾。而苦勞。挾

兵。將有他變。

金上出天奏議

初。公治水。久未就。問於尚書王公。殊。王公曰。分水勢。尋水源。公於是先開數渠。引水

散為各支流水。而時或汎濫。其害終在。再三求源發處不得。乃投以物。使人離數十里候之。物復浮出。如是者數處。公曰。水流則不受物。源不在是。再投之。一處不浮。曰。此乃真水源也。以百計塞之。皆莫效。下以土石。若無者。聞一僧有道。公就往謁之。問術。僧不肯言。強之。第云。聖人無欲。公歸思而弗得。數日。忽悟曰。此下殆有龍窟也。龍所欲者珠也。吾能使之去。於是鑄長鐵柱。同釜底貫而下焉。水始受塞。不踰時。遂踐平陸。蓋鐵汁能蝕珠。龍惜故去也。故公卒以成功。國家至於今賴之。公歸奏績。上

大嘉之。錫璽書勞焉。乃擢院左副。

出南峯徧
循吉譯纂

景泰七年。上疾大漸。天位未定。

廷議乖異。公意在

英廟。願諸僚可共事者未得。

不發。屬太平侯。賜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等。亦有謀如此。聞武昧經權之義。不識故事。扣之太常少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蓋圖之徐元玉。經濟才也。亨素善公意遂決。天順元年正月十四日夜。賜等就公第。稍陳其意。公曰。太上皇昔者出狩。非以遊畋。亦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時。不知南宮知此意耶。賜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公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啟議。賜等去。兩日夜。賜等復詣公。言報得矣。計將安施。公遂升屋覽步乾象。亟下。拊賜等。時在今夕。不可失。遂

相與切切密語。不知所云如何。微聞賜等今虜騎薄都城奈何。公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兵入內。誰不可者。賜首肯之。更有云云。公遂疾呼家人。割雞傾血入酒中。同飲之。賜等倉皇出。公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行矣。歸耶人。不歸鬼矣。遂往。會賜等吉祥。王曠張軌楊善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門。內兵近幾千人。直宮衛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吶喊震响遠近。都督張三在殿旁。將出禦。問為賜。乃止。兵入盡。公命還鎖諸門。曰。萬一內外夾攻。則事去矣。鏞訖。公取鏞匿水竇。并賜等莫為知。兵行。天色沉晦可怖。賜等疑懼。公第趣行。賜等顧公事當濟否。公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聲。公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擊門。又令勇士踰墻入。與外合兵毀墻。墻壞門啟。城中黯然無燈火。賜等入見。太上燭下。獨出視。賜曰。賜何為。賜等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上遲疑。公等極陳天命之有歸。時不可失。公速呼兵士舉。舉。兵士驚顫不能舉。公自挽以前掖。上登舉。公又自挽之行。忽天光昭明。月星爛然。上顧問公。卿為誰。公對曰。都御史臣徐有楨。上命公前道密遞。屬車既升。奉天殿。公猶在車前不進。武士擊公一椎。上叱止。蒲座在殿隅。公往推之。至中。上

升座。天寢明。上又顧公曰。此事卿為耶。朕夫過卿矣。蓋上前在經筵時識公。公未更名。故至是始知耳。鼓鐘鳴。羣臣入。惶惑不審。及殿下。知為上。驚且喜。羣臣帖然。景皇帝聞鐘聲。問左右于諫郎。左右對。太上皇帝曰。哥哥好好。已上俱出祝

基是時變作。乃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早也。余閱高圖雜記。朝野記聞諸書云。景泰七年正月某日。方郊忽嘔血不能成禮而還。出居外殿。惟太醫董連與宦二十餘人侍。日則進藥。夜則處榻前。正月十三日。少保于謙請見。懇帝視事。十四日。帝令速診脉。奏曰。聖體安矣。帝曰。明當受朝。十五日早起。服湯藥。具衮冕。將出。聞夜漏未盡。因和衣假卧。以待旦。不覺酣寢。左右莫敢驚。及日已高。遽命放朝。姑俟明日。至夜曹石諸人詣南城請。太上復辟。聲徹帝所。帝命宦者升高四望。遙見火光自南城延安宮來。帝曰。大兄做皇帝。吾無憂矣。此雖於人謀。亦帝天祿之終也。英宗既聞其狙。乃曰。朕昔為赤子。困虜中。失守社稷。誠獲罪。祖宗矣。但吾子無罪。廢之何也。於是追廢帝號。原復郅王。謚曰庚。至憲宗朝。大學士商輅疏請復之。得謚恭仁。康定。景皇帝之號。上再登極。諭公曰。今改年號不改。公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陛下初復大位。宜新天下耳目。以成中興之治。於是改元天順。復命公草詔天下。有云。多難興邦。高祖托白登而紹漢。殷憂啟聖。文王釋羸里以興周。前謂北狩之難。後謂南城之囚。當時號為絕唱。上位既定。即日拜公為翰林學士。明日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錫賚稠疊。諸施為悉從公言。而公既蒙殊遇。即以身任天下之事。每奏對多至數百言。上亦才公。數開納之。先是。上欲加諸異懷臣殊罰。而公多寬解。初于

謙王文之被害也。蓋曹石黨誣以迎立襄藩之罪。卒真極典。

朝野紀聞

丁丑易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今紛紛。大抵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不得無罪。第死不敵法耳。既赴東市。于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疋秀才乃反耶。臨刑賦詩以歿。先是景泰病。久不朝。于謙等率諸大臣議請舊太子見深監國。太上還內。議畢具本。正月十四日。以燈假有妨。候十六日早進稿。留于宗伯姚夔家。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議。其貪功喜事。若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五夜。部眾整足。至四鼓。斬關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之議竟寢焉。

時石等輩自以迎立功。大張威福。驟興大獄。勢燄赫然。天下寒心。大學士陳簡等誣

以謙黨遠。竄外人頗疑公以循輩在前。助言除去之。殊不知實為之也。

時閣下缺人。上因問岳正可用否。公曰。臣性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

賢如何。公遂贊其賢。李因得入閣。與公同事。順日錄

是歲二月。進公柱國。三月。論復辟功。封為武功伯。賜鐵券文曰。朕惟君有功。顯有德。

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難。於斯乃得。養惟文武之全才。

宜典鈞樞之重任。資爾兵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徐有負才堪舉。國道足經邦。寶弘

毅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垂權賢科。首登判舉。隨自先朝。臨于朕用。史館東春

秋之筆。經運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已履勤王之清器。治水東郡。復成濟高之神功。

由是叙長憲。委總司風紀。乃者奸且謀。壞社稷。危相爾忠誠。以定大策。逆能操載

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之權。采慶論思。升華有密。謀猷具善。啟沃

良多。夫既屬以腹心。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勤勞。而非之茅土。爰錫西周之世封。用

承東海之宗祏。茲特封爾為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

功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持世襲錦衣衛指揮使。仍與爾誓。徐謀逆不宥。外其餘雜

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爾功。仍命爾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於

戲中外宣力。朕惟用爾以功。左右納忠。爾惟輔朕以德。居黃閣而兼具戎機。信乃禁

中之頗救。直繁宸而編綸。國體允惟王室之甫申。尚匹休於前人。用貶榮於來裔。永

崇世祿。光表復授誥命。文同券語。并封其三代如爵。又錫章服玉帶一。已上出家傳

上方眷倚甚。一日數接。往往及席。佇伺而公感如奮激。銳意贊襄之道。公與李賢一

人同在内閣。凡朝廷有事。展盡底蘊。如無不言。自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

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先是天順初。人猶飢寤。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

以為不敷。已增之。上召公與李賢議曰。可從之乎。賢對曰。可。公曰。不可。不知其弊

者。以為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為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

勝於無銀。上曰。贈銀是也。公不得已從之。退而不樂。賢曰。先生誤矣。朝廷欲出內

帑濟飢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為盜。責將誰歸。公嘗薦一士。賢執意不可。公以

為可。於是爭論不已。兩人遂成嫌隙。賢復短於上。曰。徐某氣宇卑狹。徇私改常。如

增銀濟民一事。有負不熱。臣言其謬如此。初朝廷旨意多出閣。且調進。上曰。稿

留閣中。號絳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公告上如故事。還簿於閣。宦者

權浸衰。而公他所條對。建為類多剗切。初公自以得上。無所顧慮。一時寵任隆赫。百

僚畏忌。而同功曹石之徒。始媚嫉之。有所私告。公多不從。陳請恩異。公又多諫止。天

明日錄蘇
材小纂

公方被珠眷。鄉友太醫吏目劉原博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公曰

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未幾果罹其咎。世六朝公奮志疾惡。都閭湯胤

績謂曰。省齋誤矣。公嘗號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

陞。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上命公願左右令御用監作一條

歷紗帶也與徐有貞。左右去。上忽入監見方造一帶完問將賜誰。左右對昭武

伯曹欽者。上言且將來與徐有貞。徐有貞窮秀才。無錢買曹欽可再作與之。欽聞

謂上已賜奴乃更奪與耶不勝訴之諸人。諸人皆同嘆之。會御史楊瑄自河間來

者言太監曹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奪占民田乞加禁約。上謂公與李賢曰御史敢

言如此實為難得。時吉祥在旁見斥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上不許乃

已。俄而御史張鵬復奏亨欽大逆不道。上復嘉其直令吏部記二御史名以儲大用

既而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兩御史奏事不實。皆有貞與李賢主使乞正其

罪。上不聽。亨復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被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

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不可解矣且在朝潛恨公者多咸

相謂此事實徐指耳非由李也。亨輩然之言此出徐筆記御史名瑄等何意意當不

在我乎由是深憾公使欽入哭訴。皇太后云內閣專權欲除我輩徐有貞將殺奴

曹矣。上特旨宥亨等然二人必欲害公置死地因數為險詞觸上上不為動。一

日計成密白于上曰兩御史上封不實皆有貞陰使之妄奏乞命官鞫問二人誰

所使令狀不聽。亨等遂自訴迎駕奪門之功且言公等不能容我實欲排陷之言

已號慟。於是上不能無疑。即命錦衣衛鞠問明白。亨敏既得旨。諷鞠問官云。若問這罪不成。你每自家承當。鞠官既承旨。又畏權奸之勢。兩御史不勝拷訊。身無完膚。廷等不得已。對曰。都御史耿九疇也。詔九疇廷辯。遂辭連公。而亨輩復力陳已枉。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公與賢九疇等。皆下之獄。既而言官皆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即言科道官盡聽有貞主使。復欲排陷大臣。於是六科十三道掌科道等官。盡置於法。風憲為之一空。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郎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是時朝野莫不驚恐。士大夫方喜上嘉御史敢言。以為朝廷清正可卜。不料是日諸元老下獄。天忽大變。雷電交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許。人以為感召天變。如此其速。而亨等恬不知戒。自以迎駕為功。殺諫文等。並貶謫。捕給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執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賄貨無厭。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

並出天順

日錄李文
連家傳

吏部尚書王翱。大理寺卿薛瑄。相繼言於朝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

不肯進言。有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怪異之。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及朝政之缺。夫天下生民之利害。皆有益於國家之事也。今奸邪惡其攻己。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由是覆宗絕嗣。不亦宜乎。期等之言。欲上寬恤大獄。而等輩聞之。益憾二公。極極力謀去之。賴上卒力保全。初公寵遇既隆。時時與上面議大事。獨任機密。而他臣皆不得與聞。嘗屏人與公語。欽等惠奄人。使小豎屬耳。展宇後。或得竊聞之。以語奄人。乃上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上寧有之耶。上問何自知之。左右對此有貞宣諸人。上大驚。我此語獨有貞一人知之。當真是其發耶。左右言不獨此。

上前後語。有貞。有貞。無不揚播之。上自是疑公。寢事形迹。回思向日公剴切語。益

怪忌公。亨吉祥輩乃益納隙進讒類合。上疑忌者久之。上更益惡公。亨等隨設

計陷公。因竊造封事。虛誣公諸惡狀。假同鄉丁憂人給事中李秉彝進上。上不察。

復下公於諸司。雜問之。無驗。上雖怒。猶知其冤。念之不忍。罪出之。為廣東左參政。

甫出京。而亨祥恨未解。必欲寘公於極典。急以危語上變。上大怒。分遣邏卒追逮。

公下詔。獄既至內。日已晚。監宿直房下。明日方欲入。忽天地冥暗。烈風作。後穿關。

遂折而承捕十戶引公行。為風旋仆地。吹既起。則懷中揭帖。夫不知所在。因更造以入。既至陞。未見。上曹欽等從中躍出。將遂死公。上忽宣指揮使門。連急投數語。連

趨下。呼從士帶公還衙門。我還自問之。蓋受。上寬恤。上曰。已乃就廷痛杖數

十。引去。併捕家屬。及李秉彝。至分治施諸刑。慘毒極甚。秉彝竟死。酷烈之下。先是李

去國久矣。曹石以貌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體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

文字。其人不語。小豎觀懸牌吏科給事中。也。是時曹石偽造奏本。毀謗朝政。特選于

入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妄持一人入。示小豎。小豎曰。非

也。昨肥而髯。今瘠無髯。乃復大搜。常熟人張廷端。以寫竹遊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

且吳語。取以入。加掠無狀。後乃得。李竟死之。曹石因言此。徐有負。怨望。使親信人馬

士權及某官某吏楊某共為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公子姓親屬下。詔獄加

之酷烈益甚。瀕死。數數竟無狀。馬尤毒虐。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某欲

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為此以惑朝廷。士權因使某某執筆作狀。楊某謗之。士權瞋

目大呼曰。徐有負。欲使。今皇帝為堯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

其他。刑官不能折。士權編嘗毒刑幾死。終無一言改易。若少齟齬。禍及公矣。以上俱

出六朝

既治惡刑三日。竟不成狀。上自以獄久不成。欲原公。會曹石從中力贊之。幾有不測之命。時天順元年七月某日也。是日天地大變。雷霆碎承天門。聲振闕廷。上大感悟。遂宥出公。以公前劾誥文。出公自製草。授詞官。中有縉尚之語。為天子而有自云。縉有不臣意。且公之封。上令自擇。而武功曹錡始封。錡後卒。傾基漢室。公出。此亦應有異懷。無人臣禮。舉此為公罪。遂安置金齒為民。併削其子。世良爵。上自圖治以來。屢興冤獄。以致天變。因命學士岳正草詔罪已。詞中多咎權姦。曹石相謂言姦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自乎。諧于上。上命杖岳一百。謫戍甘肅。室廬財產。盡賜指揮季錡。初公得生。痛季秉彝之無辜。德馬士權之救已。乃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因迫於南行不果。洒泣而別。後公還蘇。士權自秦來謁。欲成婚約。公有難色。士權曰。貧儒不能當侯家女。公遂實其言。士權貌甚鄙陋。不踰中人。博極羣書。談論雄偉。氣節凜然。真義士也。初公治水張秋。同郡東平判官王震屬治下。公命濟河壅處。見石板大書其上。前卦吉。後卦凶。五百年後水來衝。幸遇王州判。移我在河東。遂違葬之。其後果驗。公後事異哉。公治河時。有僧相公他日位極臣位。

然不免伏法。公大驚。僧授以魔靈支天之法云。非瀕迫死難。莫誦後難作。獲免。人咸

謂公有功德於人。所以致異僧之報云。出蘇州志

公既受命。怡然就道。至金齒。辟陋室。獨處屏絕家念。惟綜玩周易。嘗語人曰。吾平生

學之于易。自以有得云。余嘗讀其南遷詩云。聖主憐予好遠遊。故教行樂過南州。誰

堪重先見月。霜餘紅樹不知秋。問心自覺功名淡。却笑留侯將舞後。此可見公之超然物外者矣。天全篇集

時有奏雲中守臣胡姓者不法事。迎權臣意。連公人復危之。上察其誣。不問。一日。

上問徐有貞。安在。學士呂原言。昔為權奸所陷。今為民。今茲不勝困悴。望陛下

哀憐之。令本州為民。既而原復頌其功于朝。曰。有貞素有經濟之才。堪任棟梁之

重。不幸為人所誣。調棄遐陬之地。使其有終身之嘆也。且有貞勤勞三朝。小心謹

慎。始終一事。可謂忠矣。己己之變。陛下車駕蒙塵。有貞固守彭德。糾壯士為京

師聲援。河決張秋。已有年矣。有貞奮然以儒臣出治河源。使數千里得通漕運。厥功

已不細焉。自非經緯之才。孰能若斯者乎。今一旦被讒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所謂

廊廟之寶。棄于溝渠。且年齒有訖。卒偷行盡。且誠傷心。私用流涕。昔邨王大漸之

際。廷議乖論。惟是時有貞心在王室。首倡忠義。糾合同志。不顧身家。擁立皇上。光

復寶位。恩亦溥矣。無何卒遭誣透。而陛下不之察。遂使有貞獨蒙其辜。不亦甚哉。伏念聖明念其含冤萬里。已勅賜還田里。以全晚節。果若有貞得犯大罪之當。

臣等何敢輒陳危苦之辭。以益重其過也。今將不為錄宥。則舉其平生而盡棄之也。所以臣言至此。豈惟賈生之痛哭而已哉。疏入。上喟然惜之。已而聖烈慈壽太

后。言有貞等竭忠竭節。駕今萬里為民。有何罪哉。于是上始惻然。明日視朝。召大

學士李賢。尚書王翱。謂曰。若徐有貞才學。近世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曹

吉祥張軌等害之。寧免後世議論。此朕所以不能燭奸。以致勳佐顛越。吾甚恨焉。欲

令原籍為民。何如。翱等謝曰。聖恩所施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時天順四年十二

月六日。特詔賜還田里。初曹石黨間之力沮。聖意不聽。蓋降自天表。匪由人奪

之也。已上出南潯諱
基嚴鑿餘疑

公自蒙天恩宥歸。萬中布袍。杜門却掃。人罕見其面。因更號天全居士。以自况。五

年秋七月。公夜觀天象。謂人曰。宦官之禍作矣。我被曹吉祥等所害。至此其禍尤甚

於我也。是日吉祥果造反。誅連亨欽。藉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道好還。如此則

公之物議。已昭如雲水之白矣。上一日。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事。首稱公等輔臣李

賢進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泰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予輩何足惜。不審真。陛下於何地

臣方知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上曰。朕在南宮。若非有自等首舉。

何得至此。賢曰。且比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且不從。以且之愚見。若

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攘。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

成耆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戮之事。今日此輩僥倖成功。致陷陛下。上曰。先生謬

矣。若徐有貞。可謂能用其勇矣。當時之臣。亦能識此。然沈潛不發。可見彼此才力之

不逮耳。賢惶懼而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復諭及奪駕之

事。因屬左右曰。曹石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朕在南宮時。汝輩若無徐有貞

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他功業。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宮時。此等言

語。當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自古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

戒左右之人。最善。並出順天日錄
辨受重華錄

上一日謂賢曰。吾思徐有貞。以無罪廢。還欲召來用之。賢曰。若使有貞再秉鈞衡。就

如安石復相。誠非陛下夢卜求賢之兆。且昔日車駕北狩。有貞不能仗義。翊贊

却乃妄占天象。首倡南遷。上曰。恐有貞無此懦計。平日所作。勇敢果為不然。他日

翊戴朕躬。何能獨斷如此乎。已而呂原侍經筵。上適問有貞。原對曰。昔日有貞被

誣。不能自明。且嘗頌其功於朝。不意謬出誑語。偶契聖心。曲蒙矜宥。召還家居。

甘守清節。且謂有貞學行忠誠。還可簡在輔弼。宜成國家納賢之治。上顧謂原曰。

惟卿能知有貞之為人矣。原曰。臣非能知。况非同里。亦非交游。惜其功大罪小。沒之不

伸。今日言之。亦公論也。且若知而不言。則有貞生為當代之臣。死為絕域之鬼。今幸

得白首青衫。優游林壑。亦將終老窮死也。伏願聖天子知人燭物之明。報功崇德。

不遺舊臣。亦可仰見於此矣。上曰。昔日之事。吾亦恨之。於是命翰林院撰勅召來

聽用。時李賢當國。辛沮之曰。有貞雖曰被奸誣累。竄於南裔。其實孽非他作。答實自

貽。近蒙大造之德。賜還桑梓。得沒牖下幸矣。尚何起召之有哉。設使其勉強支持於

國。恐既往之愆。欲贖未然。而將來之罪。尋復轉甚。實非有貞所以自處之義也。且

陛下詔墨未乾。輒復反汗。其如後世公論何。上曰。任用賢才。自古帝王之治。如徐有

貞賢才。世豈多得耶。况彼無大過。先生言之非過乎。賢頓首謝曰。且昔與有貞同事。

豈不知其才。使其為翰林學士則寬。居輔弼之位則隘。上乃罷。

人或謂李曰。公之相。皆徐所薦。而

公反擠之何也。李曰。吾得備員宰相。上之眷意也。徐某豈有誠心薦已耳。李嘗謂人曰。士大夫行己交人。不可不慎。若予同平徐有負。素行持公者少。而所交者亦然。及其在當道。才華持公以助之。有負遂改前轍。不復徇私。其所交者。猶以平昔素情望之。多拂其意。遂以有負為改常。從而媒孽者甚眾。而使素持公道。休休有容。豈有

于此。

天順八年甲申春。大學士李賢去位。閣下缺人。出自上裁。令中書科寫勅取徐有

貞來聽用。勅具未下。而上晏駕矣。惜哉。成化改元。憲宗皇帝即位。詔賜公章

服。聞居壬辰秋七月十八日。而公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六。吳江史鳴古直節士也。

為文以祭公。乃極論功高被謗之由。至論于諫易儲四主。為不能無罪。讀者聳然。今

史臣以公助害諫文。列入奸傳。但後世自有公論。復何辯哉。公資幹短小。氣質精厲。

目光爛爛射人。音聲清越如金玉。好談辯古今事。矍鑠終日不倦。而慷慨激烈。聽者

聳然。或遇鄙夫麤人。棄去弗少留。曠以為彼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不能強合曲

附也。故方顯遽斥。賞不塞罰。而仕流少歸公譽。更生仇敵。晚年浪遊山水。縱情幽賞。

攜妓樂歌嘯傲睨。風態超逸。輝照巖谷。宛然古高賢復出。嘗遊林屋洞天。有冲昇之

想焉。性喜夜燒燈與客語。徹旦無倦狀。或孤步遐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視汙濁棟

糝如免耳。仕迹所到。多所建白。在彰德時。訪問父老。得宋鄂武穆王先墓於湯陰。因設祭之。以作義旅氣。又請建廟祀王。列常典。治水之餘。行視鄒魯。奏復前元賜顏孟二氏田。沒在官籍六十頃。更益二十頃。悉俾二嗣人供祠。若此類為多。公之學自經傳子史百家小說。至堪輿五行龜策醫方老佛伎術。無所不通。其為文章。雄偉奇麗。有唐宋大家風。致為當時之冠冕。晚歲文筆益老。變化道逸。人莫能及。所著有史斷文集若干卷。封疏稷文碑銘記叙歌詩樂府通若干卷。

贊曰。皇皇盛業乎。英宗之復辟。公實贊之。可謂社稷之功矣。方其時。一二臣亦能識此。然才力不逮。沈潛不發。公揮霍數武人。謀完力克。不崇朝事定於一。其才焉可誣也。初蒙被渥典。公法甚明。讒邪遮蔽。誣構百出。卒不免流放之禍。悲夫。甚哉。小人之能傾人也。夫小人之構禍。以為媚嫉。及至君子。亦從而非之。何哉。嗚呼。則何小人之尤也。蓋直道不章。而處滿之難如此夫。

天全先生遺事終

庚巳編卷一

明 吳郡陸 榮著

聖瑞

仁祖先家于泗。後徙濠梁。所居密邇一蘭若。與其主僧交頗厚。僧每欽服。仁祖之純誠。一夕望其舍火光燭天。為之嗟惜曰。朱公善人。天恩映之乎。彌月而仁祖至。僧言之。答曰。此夕婦生一男。恐有觸污。故久不來踐佛地。初無回祿之禍也。男即高皇帝云。

太學

相傳 高皇帝時初入太學。上臨視之。顧學之宏麗。聖情甚恠。行至廣業堂前。偶發一言云。天下有福兒郎。應得居此。迄今百四十年來。學生居此堂者。往往占魁。選躋位通貴。他所不及也。又諸堂中都無蜘蛛。因上來時。見蛛布網屋隅。曰。我纔建屋。爾輒據之耶。顧呵之出。語訖而蛛遂避。從茲遂絕。

貢院

南京貢院錦衣指揮紀綱宅也。綱有寵。文皇帝朝。後坐不法。伏誅。闔門受戮。或云生塵

其於是至今每鄉試時舉子入院輒有聲自地中起。歷諸號而上。如萬馬騰踏者云。
平保兒

都指揮平安一名保兒。建文末為將。敗北兵於小河。安單騎追躡。燕王運槩將及之。忽空中有黑龍舒爪掣其臂。安馬跪於地。安知天命有在。嘆息收兵而止。後兵敗被擒見。玉問之曰。小河之役。儻相及何如。安應曰。臣欲生致使長耳。時國家治氏元書俗語
惶使長耳。皆不然。未可量也。王勞而赦之。命掌北平都司事。後以舊人自疑。經死。

袁珙

袁太常珙相術之妙。在勝國時已擅天下。洪武初。姚少師廣孝為縑流寓嵩山寺。珙一見即以匡輔器期之。曰。公劉秉忠之儔也。後廣孝以嵩僧選入燕邸。預密謀言珙於主。主亦素聞其人。乃託以珙名隸尺籍。遣旗勾取。既至。未即得見。陰命選衛中長身多髯貌與王類者九人。王雜其中。俱微服適市。拉珙入酒肆飲。王位列第三。珙據前引其珺。俯伏呼殿下。眾笑其妄。珙言愈切。王即起環珙。召珙入見。珙曰。殿下千里召臣。而於酒飲相見乎。問何以能識對曰。殿下入肆時。手操弓矢。臣望見知之。皮鄒而瘦。龍掌無肉也。世所傳辨宰相於嵩山佛寺識真主於長安酒肆者即此更使詳視。因極道。天表

之盛曰年交四十髯長過臆當登大竈必為二十年太平天子王悅由此遂決大計珙留燕城未久遇列校散卒多以公侯大臣官許之語往往流播王恐有他虞因遣還鄉其後渡江登極驛召至京拜太常丞賜與甚厚及議建儲上意有所屬遲回累年使珙入仁宗曰後代人主及相宣宗曰萬年天子於是國本始定他日見仁宗於東宮問曰吾壽得幾何曰過七七之年天福無疆及乙巳鼎成竟如此數云子宗徽亦傳其術官至尚寶卿

登科先兆

伯父工部公在鄉校累舉不第以貢入南廡弘治戊午鄉試有別舍生徽人汪某者夢與蘇州監生陸某忿爭相持訴於祭酒祭酒麾之出曰陸某非此間人矣寤而莫測所以蓋汪與伯父平生無半面識也間為蘇士某言之某來以告伯父既揭榜伯父中選汪竟無名及會試至京以歲旦往謁故吳文定公公時佐吏部適崑山毛憲清澄朱懋忠希周二修撰皆在坐三公皆吾鄉殿魁也俄有雲南解元周文亦入謁相見各道姓名有頃辭出伯父與周偕行周意色慘沮行且問曰君之先世得無有善事乎伯父唯唯未對周曰予此言有謂也予丙辰歲嘗夢至殿庭方傳唱進士名

予立庭下。自謂當在列。俄一物自空墜下。視之。乃金宮花一朵。欲取戴之。旁有人止之曰。爾不得取此。蘇州陸宣公子孫物也。彼家有陰德。當受此。轉顧則已為一人。替於首矣。予此來。方物色其人。今遇君。既蘇人陸姓。且歲首遇三殿魁。又皆蘇人。此殆君得雋之兆也。吾其終無成乎。伯父唯唯而已。夜歸邸中。向從者道之。且訝宣公之語。老僕許聰者。忽變曰。主忘之耶。吾家老官人。非名宣乎。蓋先曾大父諱。宣音。而傍加王也。伯父乃悟而異之。既而果擢甲科。周訖不第。以選調得官。伯父舉進士時。佛廬且夢草獄詞。既乃得大理寺觀政云。辛未附記。

揣骨僧

正統間。虎邱半塘寺。有僧兩目皆盲。善揣骨。言人貴賤禍福多奇中。槩之外。大父胡公年數歲時。家人携往來。揣骨僧云。兒他日應得繫金帶。好自愛也。後公舉進士。累官至山西參議。致仕。果終四品。里人石乙貧。為人傭織。以二子見僧。揣之。喜索厚謝曰。此兩財主骨也。謂石云。勿輕視爾兒。聞者初不信。二子長。果以貨雄於鄉。龔大者。家頗溫裕。為人豐肥。腹臍間黑痣。有豪長數寸。嘗言其一生福。皆在於此。龔平日與人語。好大笑。一日在平所。方笑未已。僧曰。勿笑。明年爾腹間毛落死矣。龔惡其語。不

答後偶就浴。摩挲間毫忽落。又數日病死。

沅江麟

成化七年秋。常德沅江縣之東田村民馮貴家。牝牛自孕而生一麟。生時雲霧滃合。紅光滿室。其形略似鹿。蹄及尾皆如牛。周身有鱗。額上骨一。銃堅隱起肉間。蓋其角也。初出胎跳躍。人不能制。民愚以為怪物。擊之。傷右脇而死。後有識其為麟者。郡守楊宣令取其腊藏庫中。予外祖參議公佐郡日。常命取觀。歲久骨肉已化。惟存空皮。鱗亦間有脫落。諸姨及僕妾輩皆見之。

秦龍

計宗道惟中。柳州羅池人。言其曾祖在洪武中為巡檢。居一山。號計岩家。嘗出行得一巨卵。如升。持歸。使雞伏之。百餘日。乃產一物。狀類蛇。四足蒼色。鱗甲遍體。其長不盈尺。行則昂首竦身。殆若獸走。家人以米汁飲之。數月漸大。好飲生血。每割羊猪。則留血啖之。久而益馴狎。計公行止。蛇常隨之。至呼之出。蟠於榻傍。以手摩之。冷如冰鐵。一家呼為小龍。傳聞外間。多來觀者。計心念曰。是且致口語。為吾家禍矣。乃放之。廨後溪潭中。囑曰。汝毋憂飢。吾每日當遣人飼之。汝自今不得復出也。還內。蛇已

隨至計叱曰。汝不聽教令。斬汝矣。蛇如解人意。俯首帖尾。即還潭中。自是嘗以血置潭口。輒奮起就食。歲久大且踰丈。一日有同官之子婦。汲於潭。婦衣紅。蛇望見。以為血也。捲而啣之。至死。同官怒。聲言爾畜妖物。殃人。吾且以白上官。必破爾家。計恐哀祈之。且致厚餽。乃得解。由是惡蛇欲殺之。持刀至潭。仍以血置潭口。誘其飲血。因投刃斫之。蛇驚而匿。僅斷其尾尺餘。自是不復出。亦不知其存亡。數年後。一夕風雷暴作。雲霧中有蒼龍自潭起。長數百尺。擎空而上。家人皆指云。小龍化也。惟中予家伯父同年進士。

兗州嶽廟

兗州府嶽廟。素著靈迹。弘治中。吾蘇龔元之知府事。嘗於中夜聞有鞭朴聲。以問左右。左右有知者。具言廟之神異。元之弗信也。凌晨往謁廟。無所覩。召言者責之。其人言但須至誠。乃得進。見明日齋沐更衣。以夜往祭禱良久。門啟而入。見五人冕服如王者出迎。延坐賓位。元之辭讓。王者曰。公陽官。予陰官也。於職事無統攝。請坐。已而進茶。元之未敢飲。神曰。此齋筵中茶也。飲之無害。元之請曰。聞有十五。彼五位安在。曰。已赴齋矣。求觀嶽。辭曰。嶽禁嚴。不得入。有一事當以奉觀。耳。命昇一僧至。熾炭爇

其背云。是此地某寺僧。平日募化所得。皆供酒食費。不修殿宇。故受罰如此。問曰。猶有解乎。曰。今改過則可免也。遂辭出。既歸。使人密訪其僧。正患背疾。且死。告以所見。僧悔懼。傾貲。修建。病却愈。

王全

嘉定秦塘鎮王全家。饒於貲。為人偉軀大腹。飲啖兼數人。行則蹢躅。不能疾趨。每浴時。則令人以物覆己。妻子婢僕。皆不得在旁。且戒勿妄開。一日入浴。久無水聲。家人怪之。揭視。但見一蝦蟆大如斗。伏其中。驚而復覆之。已而全出。恍惚若有所失。是夕死。

鬼兵

陸容居吳之婁門外。正德丙寅春。一日薄暮。容倚門獨立。聞隔岸洶洶。若有兵甲聲。已而有數千百人。自腰以上不可見。腰以下可見。皆花繒繖股。其行甚疾。容大驚呼。其家男女老幼畢出。皆見之。踰時過。始盡。是歲崇明海寇鈕東山作亂。奏調京軍及諸衛軍討之。兵歲餘。乃罷。官帑為之一空。容所見。蓋兵象也。

守銀犬

家尹說閭門一民家忘記姓名。以開行為業。家畜一犬甚健。日臥一檻旁。頃刻不離。人有至其所者。輒噬之。家人相戒莫敢犯。有商人至門。不知而近之。犬噬其股流血。商呼號罵其主。其主亦惡犬。謝曰。君姑勿怒。明日當烹之。共食耳。商歸邸中。夜夢若有告之者。曰。吾乃主人之父也。死若十年矣。有銀數百兩埋檻下。生時不及語吾子。子不知也。一念不忘。復生為犬。所以朝夕不去者。蓋前此冥數未可傳於子。故守之以待耳。不意悞犯君。今子欲烹我。我欲告以故。彼必不見信。君幸往見之。令不吾殺也。商竦然驚覺。即起奔詣其家。扣門。主迎。商問犬安在。則已被烹且熟矣。商人惋恨。具語以所夢。其主猶未信。商請驗之。撒檻果得一瓦鉢。盛銀四百餘兩。痛悔無及。乃裹其犬而瘞之。

村民遇土地

家君又說鄉中小民于某嘗出行。遇一老人。自稱土地。呼于名曰。汝將死矣。我特來報汝。于曰。我方壯年。無疾病。為何而死。不顧而行。老人忽不見。數日他出。仍遇之。又曰。汝必將死矣。于曰。我死何如。老人曰。汝當落水死。于強辭拒之。而意甚恐。居無何。鄰村有與于同姓名者。以他事赴水死。而于竟無恙。豈鬼神亦有悞耶。抑聊戲之也。

竹園異物

友人徐鵬之婦家朱氏居沙湖數年前其家後園竹間忽生物如人形體差具其首如戴席帽斷之微有血不知何怪也

空同山人

蜀人盧川弘治初領鄉薦卒業大學質美而貧與吾鄉程貢士遵相友善有道士不知何許人自云姓達號空同山人與川同邸交尤嚴密其人身頎然長形狀秀偉而落魄善飲日行歌於市暮歸攜錢滿袖盡以與川川賴以給周旋歲餘一旦欲辭還山川來語程共治具送之時川患瘡徧體久不瘳求道士治曰易耳出藥少許和酒與服燒炕極熱令臥其上重被覆之取所佩小葫蘆鎮其角川如為所壓不能興出汗淋漓被盡沾溼道士徐揭被呼之起則瘡盡脫去膚瑩如玉矣顧川曰乍別客中真太寂且憂子貧無以贖予有丹能點銅為白銀今相分與他日聊試之或能充數月費耳傾瓢中藥一匕授川酒盡告去亡何川值乏資程請出其丹試之覓銅杓重四兩熾火鎔之投丹其中少頃五色焰起鑑然有聲已成雪白銀而鉛銖無所耗於是相顧驚歎程請其少許至今藏之

張秋帛燼

弘治壬子。河決張秋之沙灣。敕右副都御史華容劉公大夏往治。而以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俱董其後。方祭神焚帛。帛燼儼成一人。面目手足皆具。俄倏然而起。自烟中入空。而滅時。輿銳多方擾民。山東按察使楊茂元上疏論之。亦及此事。楊公坐貶官。

王緹

長州學生王緹。弘治己酉初。應鄉試時。有校官托所親黨舉於蘇。適無顧者。亟欲賤售焉。同學生奚純來招緹共圖之。事濱就矣。一夕緹夢身中鄉試六十七名。甫中試而父死。妻繼死。妻之父亦死。俄而身亦死。及覺。心怪之。旦往見純。秘不言夢。但托以年幼學疏。不欲暴得名第。辭不就。純怒責以重利。輕名曰。我即自為之計。所費不過數十金。已而果中式。名次正如所夢。緹方以為異。既而其父與妻之父相繼皆死。緹益異之。居無何。純竟死。緹乃以夢告人曰。使當時我為之。今已入鬼錄矣。科名之不可以僥倖得也如此。

弘治癸亥。予里人陸忠家。牆下產一芝。明年連產九本。亦有重臺者。五彩爛然。後皆拔去。予曾得其一。枯莖藏之。

馬鬼

母黨有關翁者。言其鄰人有良馬。牧於沙湖塘。失足墜水死。自後每風雨陰晦之日。常有一馬奔馳塘上。毛色宛然如生。逼視之。輒不見。人皆謂此馬之鬼也。

三足鼈

庚午夏。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鼈而三足。買歸。令婦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之不聞其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呼。里甲聞之。以婦謀殺夫而詐。讓也。錄之。官知州蒲田黃廷宣。鞠之。得其情。以為異物。理或當有。歸婦於獄。召漁者立限。限令捕三足鼈來。數日。得之以獻。即於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治。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羣漁云。初被網於川。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共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輩奉命於官。尋三足鼈。乃連得。

怪物如違限必獲罪矣。惟神佑之禱畢而網乃得。鼈焉竟不知前二物為何也。按爾雅曰：鼈三足能注云。今陽羨君山上有池，中出三足鼈。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是物世亦有，但人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洞簫記

徐鑿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為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塵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鎮者，富人也，延鑿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為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鑿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嗚嗚未伏，忽聞異香，酷烈雙扉，無故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鑿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圖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真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略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燃銀燈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鑿股栗不知所為，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鑿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鑿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鑿將寢，又覺香氣非常，心念昨日佳麗得無又至乎。造

巡間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器。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彩煒如也。使侍女喚釵。釵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釵捧玉杯進酒。酒味醇冽異常。而有極精腴。水陸諸品。不可名狀。美人謂釵曰。卿莫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常可得遠味珍錯。繒素絕錦。亦復都有。世間可欲之物。卿要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釵。稍前促坐。歡笑辭致温婉。釵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釵。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解也。且笑曰。秦家女兒。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引得鳳凰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為徐郎作奴。遠巡遂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闌。侍女報曰。夜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徊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帳幃裊。窮極瑰麗。非復釵向時所眠也。釵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為。念方起。榻下已徧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銷裏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席。宛轉恇怯。難勝。釵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釵曰。感時追運。俛相得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好

當復無間。卿一舉念。身即却來。但憂卿此心。還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身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須卿牢為秘密而已。遂去。整恍然自失。徘徊凝睇者久之。晝出。人覺其衣上香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驟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整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其言奇妙。非世得聞。整心欲質問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訥於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間。處處是吾家耳。顧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惟謹。使事整必如事己。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整時有所須。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旁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為委曲。方便致之。整有佳布數端。或剪六尺。藏焉。整方勤覓。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於城西黃牛坊錢肆中尋之。盜者以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訪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整嘗與人有所爭。稍不勝。其人或無故僵仆。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輒告云。奴輩無禮。已為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微聞之。有愛整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整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整嘗

以事出微疾病郎中。美人歛來坐於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眼處人甚多了。不覺也。數戒螿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為卿福。而螿不能忍口。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愠。會螿母聞其事。使召螿歸。謀為娶妻以絕之。螿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遂絕不復來。螿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一日。螿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地神出。方巾白袍。老人也。同行曰。夫人召螿隨之出。胥門履水而度。到大第院牆裏。外喬木數百。障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進到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重。下有鶴屈頸臥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螿。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杵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牕隙看螿。亦有舊識相呼者。微許罵者。俄聞珮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內遞相報云。夫人來。老人率螿使跪。窺簾中有大金地爐。燃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筋挾火。時時長嘆云。我曾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螿。數之曰。卿大負心。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否。因歛歔泣下曰。與卿本期始終。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箇兒郎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頤指羣卒。以大杖擊螿。至八十。螿呼曰。吾誠

負心。念嘗蒙庇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香火情耶。美人因喚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疇昔。今貧卿死。整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臥不能起。又五六月。復見美人來。將整責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創即差。後詣胥門。跡踪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為何等人也。予少聞整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為之叙次。作洞簫記。

普光伽藍

史鑑公甫。與予家同里居。未達時。與數友讀書城東普光寺。當晝假寤。恍惚若有呼之者。曰。速起讀書。子御史也。努力自愛。遂惺然寤。憶所見者。類寺門伽藍。即往默祝。曰。他日得如神言。當令神像字一新。自是每晨入暮歸。過必一揖。諸友相目笑之。鑑不恤也。遇朔望日。覘諸友俱出。獨攜一畝往祭。極冗不輟。弘治己未。鑑登進士。授今官。歸往設齋以謝。建小殿奉之。

方學

無錫方學。少時預選為諸生。其夜夢一人持一桃一梨授之。曰。二人之命懸於君手。覺而異焉。心識之。後領鄉書。弘治己未。會試禮部時。江陰士人徐經於主文者有賣。

緣為華給事中昶所奏下制獄驗問華以學同鄉且素厚援以為証將引入廷鞠道
過鄉人貢主事安甫遺以桃李各一曰事之虛實待君一言被二人之命皆在於君
手矣學驟憶前夢為之竦然獨安甫所遺而夢中為梨似若少差然亦神矣學証獄
事人多知之此不復列。

七總管部使

成化間蘇人張文寶者有子壯年夭沒他日其友人有遇之於途者忘其死也拉歸
家升樓呼家人治具共飲家人怪入門時無容視樓上了無所見而其主言語揖遜
如對人者驚而嘆之遂不見友乃悟其已死又數日以事出齊門復遇之謝曰君家
何乃爾吾豈禍君哉吾今在七總管部下廟宇去此不遠君能垂訪乎即與俱至廟
中入廡間一室坐談久之因告曰某所某家人有疾彼多行禳謝無益也指堂上曰
此正欠我家主翁一陌紙耳君為語之了此自無事矣及歸往告其家如言祭禱即
愈七總管者郡人姓金氏名元七里俗所私祀

周岐鳳

周岐鳳初名鳳江陰之青陽人性敏絕倫身兼百藝詩文筆札亦可觀平生所服用

皆自製嘗與其僕各市一帽。既而曰：吾帽竟與爾無別乎？即瓜分之。僕有所如，少頃即回。岐鳳已縷金縫而戴之矣。其巧捷類此。然陰險狡獪，挾邪術，肆為奸淫，以故不齒於人。寓宿富家，與主人劇飲，就寢。主婦中夜輾轉不寐，若聞有相喚者，啟門欲出，遲回自疑，覺其夫起，告其故。夫往覘之。岐鳳方裸體散髮，跳躑為厭勝，執而痛箠之。幾死。郡守禱雨觀中，岐鳳著道服，髻鬢，劍往謁守，罔識也。與之語，稍益狎蕩，俄擲其劍躡而凌空而去。守大驚，謂真仙來也。岐鳳去，諸吏輩語以為笑。已而守微聞之，將捕執焉，則已逸矣。後客於新塘陸氏。陸氏弟兄曰：季方、季圓、季圓死，季方析產不均。季圓妻何氏忿之。時大理卿熊槩巡撫江南，大煽威虐，至江陰，何遂列季方不法事，迎訴於水次，槩不受。何赴水，槩乃受之。季方懼，以黃金十鎰托岐鳳入都營解。岐鳳浪費殆盡。陸氏竟被籍沒，恨入骨。詞連岐鳳。季方既伏法，岐鳳變姓名逃匿江湖，日無定居。御一舟，自奉極侈，食器皆以金為之。嘗抵蘇，蘇人錢暉投以詩曰：聞說多才惜未逢，年來何處覓行蹤。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野市鶯花春對酒，河橋風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山一夢中。岐鳳得詩大慟。後入都，圖自直，竟病死。郟中劉主事珏買棺殯之。死後三吳間有召僊者，岐鳳至，詞翰多類其生。

平所為事往往奇中。一日有詩云長安萬里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壺香清風來。故人又云海外獨身遊。風雲際會秋。我傳靈德去。仗劍鬼神愁。書其後曰。設茗與香。誦此詩。吾即至。後試之信然。松江守私廨失金首飾。請仙問之。則大書四句云。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求釋其意不答。請書名。乃書曰。周岐鳳守不悅。以為鬼話不足憑。間為一學官言之。對曰。此世俗所傳四喜詩耳。守愕然曰。吾家有小女。奴實名四喜。得無是乎。執而訊之。物果為所竊。猶藏解後灰堆中。乃悟前語。予之先曾大父與岐鳳交。然薄其為人。每來則置之別墅。不令至家也。

柴驛丞

吳江盛祖允高。景泰庚午舉于鄉。會試北上。偕常熟章參議表大理格兄弟。及他同年二人。行達山東一驛。章等先至。昶獨後。驛丞柴某出迎。自諸人久之。問曰。公等五人來。其一安在。眾對曰。在後。且至。丞又問曰。彼非衣綠乎。眾怪之。詰其所自知。丞曰。予昨夜夢一白鬚老人云。明日有五舉人至此。中一綠衣者。是汝異日恩人。慎毋慢之。予是以不無少望耳。少選。昶至。承意甚喜。留五人宿。供帳極豐。親為昶執奴隸役。勤懇百端。眾竊笑之。及上京。昶竟擢第。尋以監察御史。俵馬山東。至其地時。丞適被

訟於巡按御史。下獄當黜為民矣。昶因造謁為之緩頰。不從。索獄詞。至手裂碎之。因取筆別為具案。盡雪其罪。御史不得已聽之。丞遂得釋。恩人之夢。至是不誣矣。

羅江神祠

昶自御史謫官廣之古田。尋以需恩。改知羅江縣。公署後有土地祠。前令所立。頗著靈異。令有事必禱焉。祭享無虛月。自昶蒞任。不復然。一日私廨失所畜雞。尋之乃在神前。舒翼伏地。如被釘者。以問輿皂輩。皆言神以久不祭。故見譴耳。昶怒。至神祠斥數其罪。因舉意欲毀之。是夜夢中見神來謝罪。懇曰。余血食於此者累年。不敢為過。昨日雞被釘。乃鬼卒輩苦飢。故為之。非余敢然也。公幸憐之。勿毀。昶不許。明旦遂撤去之。其前令者。既秩滿。即留家於縣署後。夜夢神來訴。乞立廟。詰之曰。何不更新令。訴神。盛額曰。須公自為之耳。彼盛公巖。我不敢干也。令乃即所居旁。建祠祀之。

戚編脩

餘姚戚瀾。少時常得危疾。息已絕。踰時復甦。自言被人執至一官府。有貴人坐堂上。引見。問鄉里姓名。年幾何。具以對。貴人曰。非也。追悞矣。顧吏令釋之。得出。還至中途。遇雨。憩佛寺。步入一室中。滿地皆紗帽。楹也以手扳舉之。不動。旁有人謂曰。此非君

物也。君所有者在此，指一架令取之，隨手而得，視其內有字曰七品。後灑果以進士。
終編脩翰林

臨江狐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利息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許，頗脩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姬來就之，自言能飲素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止姓名，終不答。曰：與君有夙緣，故相從，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復扣其所從來也。比舍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之，以告主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主覆視記籍，曾無虧漏。更加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謂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此世界內如吾者，無慮千數，皆脩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他日來劇飲沉醉，談謔益欸。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睡時則有光旋繞身畔，人欲不利於吾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最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俟其去，目逆而送之，遙見

其跟蹠仆田中。往看姬寐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覺胸臆隱隱熱下。光盡斂。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死焉。景泰中。盛允高蒞鹽課。揚州陳氏有商於揚者。道其事。云此人尚在年九十餘矣。

果報

吳人盛侗。行第九。平昔以智幹武。斷鄉曲。有里人于英者。妾與奴通。事泄。英殺奴。密令其家幹人常熟顧某。載屍他所。焚之。顧潛瘞之城下。給英云。已燒却矣。後顧復以事忤英。慮得禍。將發奴屍以脇之。謀於侗。侗以為奇貨。陽許之。而微泄其事於英。英懼致厚賂焉。授以計。殺顧。焚其屍。事秘。莫能知者。後數年。侗與英俱感疾。英病昏恍。惚若有所見。因備述前事。言今為顧某所訟。必與九老官人俱去。兩人竟同日死。侗疾發。連呼索馬。時所乘馬方縱牧鄰僧菴中。比侗氣絕。馬忽數躍而罷。且英死。呼家人曰。九老官人去未。荅曰。死矣。乃曰。如此。我亦當去。遂瞑目。

雞變

辛未。予家一母雞。已伏卵數過。忽冠赤尾長。能鼓翼高鳴。且與他牡相尾。未幾。家大疾病。蓋咎徵也。

劍池

虎丘劍池水清冽。雖經旱不少減。辛未十二月二十日。無故忽涸。見底八九十老人。云所未嘗聞也。池不甚深。傍屋處露一洞。可容數人立。其中亦無所有。但累石數層。若橫板而已。

西山狐

范益者。精於脉藥。仕元至正間。為大都醫官。年七十矣。嘗有老嫗詣其門曰。家有二女。屬病。欲請公往治之。問其家所在。曰西山。益憚途遠。以老辭。曰必不得已。可携來就診耳。嫗去良久。携女至。皆少艾。益診之。愕然曰。何以俱非人脉。必異類也。因謂嫗爾無隱。當實告我。嫗惶恐跪訴曰。妾實非人。乃西山老狐也。知公神術。能生吾女。故來投懇。今已覺露。幸仁者憐而容之。益曰。濟物吾心也。固不爾拒。然此禁城中帝王所在。萬神呵護。爾醜類何得至此。嫗曰。真天子自在濠州。城隍社令。皆移守於彼。此間空虛。故吾輩不妨出入耳。益異其言。授以藥。嫗及二女拜謝而去。是時高皇帝龍潛於淮右云。益吾鄉劉原博先生之外祖也。劉之子能道其事。

程學士降筆

弘治己未。篁墩程先生主考會試。以言者去國。未幾發背卒。是年京師有雪夜祈仙者。先生至。降筆云。夜陪東坡遊。聞有請仙者。予亦謫仙之流也。事之不偶。殆有甚焉者。詩以紀之。因書一絕云。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林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又二律云。紫閣敷名近已休。文章空自壓儒流。孤忠敢許懸天日。浩氣還應射斗牛。蘇子蟄松遭眾謗。杜陵荒草喚窮愁。乾坤不盡江流意。回首青山一故丘。斯文今古一堪哀。道學真傳已作灰。鴻雁未高羅網合。麒麟偶見信時猜。迅雷不起金滕策。紫電誰知武庫才。此氣那同芳草合。渾淪來往共盈虧。讀者悲之。玩其氣格。蓋彷彿先生平昔云。

蔣生

蔣生者。名喚吳人也。少年美姿容。而性質溫雅。弘治辛酉。以縣學生領鄉薦。會試北上。道出臨清。日暮憩止道旁民家。愛其門戶瀟灑。延佇移時。堂中有女郎。方映牕悄悄獨立。觀生風儀。注目情動。呼青衣邀入中堂。女郎更衣出拜。韶顏稚齒。殆若天仙。生一見為之心動。逡巡設酒餚。延坐談話。稍狎。抵夜同入小閣。遂諧纏綿。時其父適以他往。經三日歸。為家人所白。翁聞之。怒甚。將執焉。既而沉思久之。顧生曰。汝良家

子俊士也。吾一女素鍾愛。今一旦至此。已無可奈何。雖甘心於子。不足贖吾恥。願吾女猶未有家。子能為吾壻乎。不則吾將執汝送縣官矣。生唯唯從命。遂諧伉儷。留連越旬。俄迫試期。遂辭行登途。臨別相顧悽斷。雨泣升車而去。抵京入試。下第。還到翁家。翁哭而迎曰。自子行。邁吾女朝夕相思。因而成疾。今死矣。引示以女櫬。生潸然泣下。仆地欲絕。是夕設祭號慟。辭翁登舟。女已先在矣。從此舟行月餘。常覺其在旁。抵家已復在室中。自是動息不離。至啜茶亦於杯中見之。生迷罔憔悴。遂成瘵疾。家人疑問。始具述其事。疾益甚。乃徙城中寓所。女復隨至。不久竟死。時年二十有三而已。予姊之夫。於生有親。能道其事。

盛氏怪

郡醫官盛早。被檄攝獄事。有數囚死。不以理。士申夏四月。盛罷攝。携獄中刑具數事歸家。囚憑而為厲。初有犬自外啣一死狐而入。置之地。狐忽躍起。犬亦人立。與之相搏。家人擊逐之。即不見。從此妖變百出。器案互相擊撞。牀席自移。嘗覺有青衣女兒在室。忽鑽於榻下。杳不可尋。一男子着單衣。往來廡間。俄變成大猪。瞥然遂滅。諸婦嘗夜坐。見窗外立異物如人。長丈許。皆奔避。怪入舉手。撼燈。其影蔽一屋。端午日有

醫生饋豬頭置肉机上連作聲長鳴剖為四懸之鳴如故又有饋齋饅頭者方持之內有聲如鬼如此數月多方禳之不效為徙居城中乃稍止後盛二男相繼天家人亦皆患病死喪狼藉久乃得安

人為牛

蘇城大石巷唐荳腐店以磨麵為生其子婦陸氏有弟死四年矣唐家之季子嘗晝假寐夢陸子來語曰子不幸死被罰為牛今買於君家君以親故幸善遇我視眼上有白翳者乃我也驚覺問之其家傭工兩日前正買二牛一小者目果有白翳後賣者來說此牛適四歲矣陸子平日與唐交易負其直不時輸嘗誓云我若欠錢應作畜生償汝至是人以為果報云嘉定富人王全者嘗夢其亡父曰吾生時欠江陰某甲錢今托生其家為牛以償且滿矣爾往贖吾歸諸牛惟吾身白善記之慎無論價全尋到其家視欄內果有一白牛求市之其主惜此牛健而善運不許倍價乃得載歸覆以幃幙擇芻荳精好者飼之數歲死

明 吳郡陸 燾著

袁尚寶

鄞人袁尚寶。忠徹。得其父大常珙之傳。以相術妙天下。嘗道吾蘇。過閭門。沈氏。沈一子。方周歲。抱之求觀。尚寶笑且撫其首曰。切頭切頭。更無他言。沈以為戲弄耳。其子長名洪。凶很不肖。竟坐重辟。是歲錄囚。止此一人。吳諺至今有沈洪出閭門獨殺之語。又嘗入南濠徐生藥家。生子適三日。方浴而啼。尚寶及堂聞其聲。曰。是一強盜耳。徐聞而怒。幾欲捶之。子後亦以探丸論死。古有視熊狀而知滅族。聞豺聲而識喪宗者。袁術視之。殆不多讓也。

遺金童子

袁尚寶。忠徹。居鄉時。其友人家一童子。姿貌韶秀。且性機警。尚寶相之。以為不利於主。使逐焉。友雖素神其術。然意不忍也。數言之不得已。而聽之。童既去。無所歸。往來寄食於人。一夕宿古廟中。久不寐。見牆角一破納。中裹黃白約數百兩。欲取之。忽自歎曰。我以命薄。不得主意。橫被遺逐。今更掩有此物。則是不義。天益不容矣。當守之。

以待失主。至旦。遂住廟中不去。已而聞哭聲。見一婦人掩涕而來。四顧彷徨。問之。答曰。吾夫軍也。以事繫獄。應死。指揮某者。當治之。妾賣家產及假貸。遂得金銀若干。將以獻彼。因裹著破衲中。挈之過廟。少憩。不覺遺下。今追尋無得。吾夫分死矣。童歷問其錠數多少。皆合。即舉以還之。婦感激欲分以謝。不受。遂携去。夫因得釋。念童之德。徧以語人。指揮者聞而異焉。令人訪致之。育於家。年老無子。悅其美慧。遂子之。又數年。致仕。此子遂襲職。歸而告拜故主。主歎曰。袁君之術。乃疎如此乎。留之遲袁。至使仍故服。捧茶而出。袁見之。驚起曰。此故某人耶。何以至是。主謬云。遂出無歸。今又來矣。袁笑曰。君無戲我。今非君僕矣。三品一武官也。形神頓異。疇昔。豈嘗有善事。以致茲乎。此子為備述前故。友乃嘆袁術之神焉。

戶婚親中司

蘇州府學生吳照儀。質瑰偉。音吐洪亮。嘗夜夢。駛卒捧一牌。其上署朱字數行。跪於前曰。奉命請相公作戶婚親中司官。願速行。照夢中不暇詳問。覺而惡之。他日遊水仙廟。偶憶前夢。問道士。古道書中。有所謂戶婚親中司者乎。對曰。有之。在某書中。照聞之。益不樂。居無何。感疾。疾革。發言如對下人。有所處分者。竟死。疑其遂赴此職也。

古銅鴨盆

門村朱常家之右室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亦不以為異他日有農墾土田間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於朱以合盆形不差毫髮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遂以為奇寶後其家彼移遂付煨燼

侍女峯

里中醫師朱璣作池島買石西山掘地有峯臥土中工運鋤而斷焉植而觀之其首若婦人髻兩肩以下若袖之垂腰左右小支若飄帶然儼一圖畫中侍女凝立也扣之聲清越如玉磬惜其已斷徒嘆咤置之

蛇癩

嘉定有王某者家頗豐年四十許得癩疾嘗號注謂其家人曰我腰間沉重何不為我解却積數年不愈他日王有甥來省視憐其病態因請與俱歸使遊行自適留數日病如故甥嘗使人隨之一日王散步後園園中畜鶴一羣悉奔遠之爭啄其腰下會從者至麾其鶴去王懼然汗下覺病如失還語甥曰吾瘳矣吾適遭群鶴一驚覺腰間頓輕甚快也甥喜往視後園見一蛇大如椽瓦竹間猶帶血王從是平復疑其

疾是蛇所為蓋鶴善啄蛇也

苟畢元帥

玄妙觀道士郭淵靜官族子道業頗精飲馬橋居人李旭遺疫延淵靜建醮至昏時淵靜握劍及水盂辟除於旭寢所既出旭問其妻曰適為何人曰郭老師也旭訝曰我適見一人披髮而銅束額左縮索右挈槌狀如神人此何也妻以為謔語不省旭疾頓瘳詣淵靜具說所見淵靜曰吾心將雷霆苟畢元帥也旭乃悟為叩頭謝

顧鎮

正德辛未夏疫癘盛行封門瓊姬墩西居民顧鎮家老幼皆染疾因祈於神誓合家茹素以禳災適巡撫開倉賑濟鎮入城關領米偶忘其誓於肆中買魚三尾酒一壺飲啖畢附舟而歸不以語家人也是日感疾不食頃而終家人見三小鱗鮒螫其背及殮又見三魚躍入棺中索之則不復有矣問之同入城者乃知鎮前所食正此物也神蓋以示警云

王樂

封門人王樂以辛未冬至日詣玄妙觀高真殿燒香途中見漁者持一鱉甚肥大樂

素所嗜令從者買之。先歸烹熟既入廟一念在是殊不誠恪歸而食罷至暮其陰側忽腫一塊痛不可忍數日幾死醫禱百方不效。延巫者周道虎扶乩召將判云溫元帥下報壇申時玄天親降東南方黑雲為驗至時黑雲起於巽隅隱隱見被髮仗劍者立雲際滿室中檀麝香氣氤氳須臾乩大發入樂寢所判令其妻掖病者以湯洗腫處腫破出一骨首尾形狀宛如一豔釧合而愈自是其家奉真武甚虔恪。

猪犬生兒

壬申春長洲陽城湖旁民家母猪產一雛猪頭而人手足十二月十六日嘉定二十二都民家犬生一兒形狀皆人但足根短背微有毛或以人與畜交而生理或然也。

梓潼神

陳僖敏公鑑父孟玉為人愿慤鄉閭稱善士嘗出行登廁見鑊底飯一塊在廁旁拾取於水中滌而食之其平居不欲暴殄率如此是夜夢神人告之曰翁好善如此當獲福報吾梓潼神也將降生以大而門吾在胥門線香橋人家樓上其家不知奉事翁今速往迎歸爾既覺語其妻則妻夢亦如之即訪至其家主婦出延之登樓壁掛神像塵埃脫落因乞以歸加裝飾奉事甚虔未幾有妊生僖敏仕至太子太保左都

御史累贈翁如其官。母為一品夫人云。以予觀之。如僖敏公之碩德偉績。功在西土。民皆尸而祝之。為一時名臣。殆所謂其生有自來者耶。

婦人生鬚

弘治末。隨州應山縣女子生鬚。長三寸餘。見於邸報。予里人卓四者。往年商於鄖陽。見主家一婦。美色。領下生鬚三縷。約數十莖。長可數寸。人目為三鬚娘云。

黑青

壬申歲。北方順德涿州河間有物。青赤黑色。或如犬。或如貓。其行如風。夜自空中飛下。或爪傷人。面額。或啣人手足。遂之不見蹤跡。蓋黑青類也。

火災

二月山東秦始皇廟鐘鼓夜無故自鳴。火起桑上。被燔。而枝葉無損。廟宇蕩毀。而神像在火中都不焦灼。是月江西餘干之仙居寨。夜大雷電。以西北風。有流火如箭。墜旗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戍卒或撼其旗。火直飛上竿首。卒因發砲衝之。其火四散。闔寨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五月廣西萬春北寨。各鎗上亦有光。並見邸報云。

王士能

濟寧有王士能者。故海州人。生元正甲辰。入國朝。成化癸卯。已一百二十歲。其寓濟寧亦六十年矣。自其少時。志慕養生。辭家走四方。求名師。無所遇。入蜀。聞雪山有異人。往投之。見老人披氈衣。臥深洞中石牀上。其長三尺餘。五官手足。皆如嬰兒。能拜之。不答。因為之執役左右。老人不飲食。坐側一囊。所盛類乾麵。時取啖之。或掬飲澗水一二升。士能留數日。所齋米盡。跪而乞食。老人分囊中物與之。苦澀不能下咽。乃拾山果野菜以充腹。居三年。勤苦不懈。老人憐之。一旦謂曰。子可以語道矣。然子得之當出山。他日非其人。勿輕授也。遂示以攝形鍊氣之要。學成辭出。又久之。乃來居濟寧。日常不火食。惟啖棗數枚。或菜數莖。飲水少許而已。白髮被額。肌膚如童子。少婦其人初不識。後乃稍稍異之。濟寧指揮王宣亦海州人。往見問姓名。大驚曰。聞吾祖言。吾上世有叔祖。實名士能。好道出家。不知所終。翁是乎。問以家事。所言皆合。於是日往候之。州人聞而有所饋者。士能皆辭不受。宣有同官往欲受其術。士能望見曰。爾聲伎滿前。日事妄作。非吾徒也。謝之。其人大慙。乃上疏言狀。朝廷下山東守臣。俾乘安車入京。得見上。賜寶鏹遣歸。士能被召時。望墩程先生適道其地。聞州人說其履歷如此。因往謁焉。士能所居城東僻處。老木深巷。敗屋數間。屋中臥榻外。

無長物。與客言多。靜坐寡欲之說。坐久暝閉息曰。老僕無能為。朝廷過聽而召之。僕豈知道。但習靜日久。近日乃與人接。大敗吾事矣。問以元末國初事曰。一身之外。皆非所知也。後三年丙午。吾蘇楊南峰先生。以使事過濟寧州。微服訪之。見士能著白單衣。坐木榻上。叩其所以致壽。曰。無他術也。但平生不茹葷。不娶妻。不識數。不爭氣耳。先生為之歎息而返。要之其人。蓋有道之士云。

王主簿

張氏據蘇日。胥門有王主簿者。故元官也。平日所積俸貲頗厚。主簿感傷寒七日死。既葬。二子析產求其貲。不得。疑母匿之。以咎母。母無以自明。終日喧競。主簿對門有徐姓者。商於遠方。歸至金山泊舟五聖廟下。黎明時起。見一舟上五人冠帶坐。皆衣白。中一人則主簿也。徐故與王通家。主簿其父行也。未知其死。揖而問曰。丈何緣來此。主簿呼之前曰。君來甚善。吾正欲有所懇也。吾在此數日矣。來時匆遽。不及處分家事。吾有薄貲若干。藏臥榻中板下。二子不知。乃與母競。又有分書一紙。藏匣中。置房門簾楹上。君為我語之。又密謂曰。君歸告吾家。久早晚有大兵到吳城。城中人當死大半。宜急移居杭州。可免也。徐唯唯。恍然登舟而別。歸到主簿家。見其妻說曾相

見狀妻怒以為妄言。徐具道所以。一子聞之。發地板果得白金八百兩。視簾格匣子亦如所言。家人神之。因與徐俱挈家遷於杭。不兩月而天兵圍吳矣。

人魂出遊

封門有百姓某為里長。以索役錢適齊門萬里橋。暑月從一童奴早行。少憩人家簷前。奴坐階下有頃。便熟寐。主亦頗思睡。朦朧間見三小兒戲舞於奴身。俄下地從一板過。隔溪菜畦中。良久主蹴奴不起。至溪邊掣其板。兒還不能度。臨水彷徨。仍置板原所。乃得過。復還上奴體而沒。遂醒。主詰之。云適夢乘橋入一苑中。喬木千章。遊戲甚適。及歸。被人掣橋板。幾不得度。主方悟所見小兒是其魂也。嘉定有士人嘗訪一僮。值其方睡。因坐榻前待之。忽見一小蛇自僧鼻竅中出。蜿蜒至地。其人異之。取凡上小刀插地。蛇至其側。如有所畏者。俟拔起。乃復行。其人唾地。蛇食銍之。出戶外水潭中。偃仰久之。冉冉過花藥欄。仍尋舊路登榻。自鼻竅而入。僧睡覺。為其人言。適夢出行。遇盜植刃道上。幾不能免。見道旁水如甘露。食之甚美。浴於海中。樂甚。及入花園遊適而返。不知何所感也。其人唯唯。竟不告以所見。而罷嘗聞人魂能出遊。以此二事驗之。信然。

肉芝

癸酉春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啾啾驚走報其夫夫往看亦甚疑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粗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顧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於愚夫之手惜哉

鄭灝

里人鄭灝嘗娶後妻設席既罷失去一銀杯重數兩其家織帛工及挽絲娘各數十人欲自明其非盜也相率列名書狀為誓投之城隍神祠灝止之不得亦不復覓杯一日灝倚門立少時入內忽仆地家人掖以登榻四肢已冷獨心下微暖環守之至半夜乃醒問所以死搖手不對天明乃言初在門見一鬼自西奔馳而來勢甚猛惡吾意官府有所追攝也將入避之鬼及門徑前捍吾曰奉命勾汝便以索縛吾頸馳出行數百步抵城隍廟有白衣老人立門外見呼吾名鬼令老人相守先馳入報復出引入跪於庭神坐殿上厲聲叱問以投狀之故頓首謝不知神愈怒曰憶失銀杯

事乎。此杯是汝孫盜耳。如何誣妄他人。致其干擾官府。吾再拜。具陳非己。意神呼之。前曰。汝孫盜杯以質錢於汝家之東銀匠鋪中。今猶置架上。爾欲見之乎。顧一卒令取杯示之。真吾家物也。良久神怒稍解曰。今姑放汝。至二十六日。行牌提此一干人鞠之。吾但拜不已。俄又聞殿上傳言曰。既人眾。且不推究。但要汝去與眾人說。令他知過。因放出門。乃得活。即遣人到銀匠家訪之。杯果在架上。其孫所質也。諸人聞而怖畏。亟詣廟陳謝。猶惴惴彌月。乃得自安。

蔣子修

南京監察御史蔣欽。字子修。有剛直名。正德初元。偕同官十三人。上疏論時事。方夜。屬草燈下。聞筐篋間鬼聲戢戢。子修自念此疏一上。且擢奇禍。彼鳴者。將非吾先人之靈。復念後胤。欲以尼吾事乎。因起視曰。倘是吾祖宗。何不厲聲告我。言未畢。聲四振於壁。子修歎曰。吾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為先人羞。亦均於不孝矣。因奪筆曰。死耳。不可易也。聲遂止。疏上。與同官皆坐逮。被杖創甚。諸人或迎醫飲藥。子修獨曰。吾得死所矣。竟不療治而卒。天下傷之子修。吾蘇之常熟人。弘治丙辰進

七

黑魚

相城劉浩嘗晝寢夢一黑衣人前立白衣者數人隨之拜訴曰吾輩居此四五十年矣今為君家所獲幸垂仁相捨驚覺甚疑之是夕家奴網魚者獲大黑魚重數十斤又有數白魚差小以獻浩浩悟前夢即以足蹴諸水中

青虎

劉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已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徧體及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腫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瘳

黃長子

長洲十四都小民黃長子者患膈氣不能飲食亦不知飢積數年益甚一日入齊門訪醫行至吊橋少憩有道人亦來坐橋上民困憊嘔吐狼藉道人憐之問所苦具言病狀道人曰我能醫爾疾傾葫蘆中紅藥一丸如大芥子令吞之少頃民覺胸膈甚快分所攜器中數餅為謝道人受之因以手撫其背復吐前藥仍納葫蘆中循橋側而去民至醫家覺飢甚索食視器中則其餅故在大異之自此宿疾頓平意道人為仙不然亦一奇術士也

雄鷄卵

嘉定城中百姓陳常家雄雞生一卵。加雀殼。大甚。以為不祥。後亦無他。

沈鏜

嘉定江東沈鏜者。病革時。屍後糞出一人。長寸許。兩目手足肢節。無不畢具。後數日鏜死。

雞精

陳元善。蘇之婁門人。情度瀟灑。尤好奉道。多學為諸仙。召將諸術。自稱法名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子姪與為狎友。嘗寓談氏。其家畜一鷄。已十八年。元善方與主人語。雞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宿書房中。有女子款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絕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暮來。往甚且經歲。女間自言命屬雞。元善每有所如。女輒隨至。意稍疑之。而不能絕。每一來。覺意中昏沉如醉夢。去則灑然。以語談氏。主人驚曰。吾家安有此女。至比鄰人家。亦無之。必崇也。且彼云年十八。而屬雞。以今歲計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所畜雞。其年正如此數。將無是乎。陳用其技。書符咒水。欲以辟之。女來如故。或密藏。

符於懷袖間。女輒知之。怒曰。爾乃疑我。以手挾而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其以周易一冊。置裏肚中。女至。撲之再三。終不墜。乃舍去。一夕與數友同宿。王檀所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夜中眾聞元善叱罵聲。起視見其身憑於牀。類交合之狀。已而遺精在席上。元善如夢覺。眾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作雞聲飛出窗外。乃相與延術士。結壇召將吏遣之。女見元善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托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為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如公

嘉定僧如公者。嘗晝假寐。夢至蘇城楓橋北里許。度板橋入一家。瓦屋三間。飲饌滿案。已據中坐。有婦人前。立年可四十許。展拜垂泣。少者數人侍立於後。有頃進餛飩。婦人取案上紙錢焚之地。及醒。乃覺餛飩且喉中有餛飩氣。怪之。後以事至楓橋。順途訪之。到一處。宛如夢中所見。入門。几案陳設。皆夢中物也。有少年出迎之。扣其家事。云父死矣。其死忌之日。正僧得夢日也。乃知是時。其家設祭耳。

戴婦見死兒

長洲陸墓人戴客以鬻瓦器為業頗足衣食止生一子極愛之衣裘飲博恣其所需子年十六得疾臥牀褥者半年醫藥禱祀百方不效子竟死夫婦痛惜厚加斂葬誦經建醮費又不貲家具為之一空猶念其子不已終日哭泣一日有媪拏舟艤岸歛門而不忍其夫婦之悲哽因進曰死生常理何悲如此然翁姥愛深難割今念令嗣者亦欲一見之否耶夫婦掩涕謝曰長逝之人永沉冥漠幽明隔趣安有見期如媪之言非所敢望也媪曰若然亦易事耳驚喜扣其說媪曰吾將引到一處即當見之然翁姥不須俱行以一人往可也戴喜即令其妻偕入舟媪戒不得妄窺鼓棹如飛食頃到一處市塵中居民稠密媪導以登遙見其子立米舖中方持槩為人量米望見母來即趨出拜母喜可知也子言兒今為此家開舖正念母欲一見母姑留此吾入報主家令相迎也即奔入媪招母入舟以箬篷密覆漾舟中流便潛窺之其子少選便出裝飾大異儼一牛頭夜叉也四顧罵曰老畜安在渠少我債二十年尚欠四年未滿今來我正欲報將執之恨少遲令得走却含怒而入母伏舟中不敢喘媪謂曰已見之乎放舟復還故處述所見於其夫自是悲念始息尋媪亦不復見矣

玄壇黑虎

吳俗喜鬪蟋蟀。多以決賭財物。千里人張廷芳者。好此戲。為之輒敗。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遂蕩其產。素敬事玄壇神。乃以誠禱。訴其困苦。夜夢神曰。爾勿憂。吾遣黑虎助爾。今化身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汝取之。張往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之鬪。無弗勝者。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至冬。促織死。張慟哭。以銀作棺。葬之。

錢蛇

鄆都熊存。為子弟子遠。說其鄉一村。落中有蛇出為患。不知所從來。其大如盤。長數丈。所至啣雞雛。竊飲食。而不傷人。人求而殺之。不可得。村中僧寺有隙地。一人賃而為藝圃。有年矣。一旦執鋤耘草。見巨蛇蜿蜒而至。亟運鋤斫之。蛇鑽入穴中。僅傷其尾。而鏗然如擊銅鐵聲。就視之。乃散錢數千布穴口。其人疑蛇為錢所化也。呼妻及弟。併力掘之。深丈許。得錢一缸。約數千萬。悉擔歸於家。頓成富人。蛇自是不復見矣。

說妖

吳俗所奉妖神。號曰五聖。又曰五顯靈公。鄉村中呼為五郎神。蓋深山老魅。山蕭木客之類也。夷堅志云一名獨脚五通子謂即傳所謂一憂五魅皆稱侯玉。其化稱夫

人母稱太夫人。又曰太媽。民畏之甚。家家置廟。莊嚴設五人冠服如王者。夫人為后妃飾。貧者繪像於板事之。曰聖板。祭則雜以觀音城隍土地之神。別祭馬下。謂是其從官。每一舉則擊牲設樂。巫者數歌辭。皆道神之出處。云神聽之則樂。謂之茶筵。尤盛者曰燒大紙。雖士大夫家皆然。小民竭產以從事。至稱貸為之。一切事必禱。禱則許茶筵以祈陰祐。偶獲祐則歸功於神。禍則自咎不誠。竟死不敢出一言。怨訕有疾。病巫卜動指五聖見責。或戒不得服藥。愚人信之。有却醫待盡者。又有一輩媪能為收驚見鬼諸法。自謂五聖陰教。其人率與魅為奸。云城西楞伽山是魅巢窟。山中人言。往往見火炬出沒湖中。或見五丈夫擁騶從。姬妾入古墳屋下。張樂設宴。就地擲倒。竟夕乃散去。以為常。魅多乘人衰厄時作祟。所至移牀壞戶。陰竊財物。至能出火燒人屋。酉陽雜俎亦云。山蕭能燒廬舍。性極好淫。婦女涉邪。及年當夫者。多遭之。皆昏仆如醉。及醒自言見貴人。巍冠華服。儀衛甚都。宮室高煥。如王者居。婦女列坐。及旁侍者百數十輩。皆盛粧美色。其間鼓吹喧闐。服用極奢侈。與交合時。有物如板覆己。其冷如冰。有夫者避不敢同寢。或強臥婦旁。輒為魅移置地上。其妖幻淫惡不可勝道。記十餘事於此。秀才徐岐之父嘗遊廟。同行一友戲溺其小鬼。徐還。魅遂到家排擊門闥。糞穢

狼藉。家人不知其何等怪也。呼為妖賊。嘗攝去一篋錢。罵之。乃自空擲下。散於庭。錢猶熱。牕眼中徧置寸許紙人。面目悉備。或見人手映牕。其指通紅如火。聞履聲。以沙布地。驗其跡數十。皆長尺有咫。醫士陳生白晝見。梁上露人手。滴血至地。方食時。有一人面如車輪。舒大毛手。攫其物去。牀後食。嘔嘔有聲。秀才沈鑿弟婦。以失意死死。後見光怪。自云在五聖部下。在家通書。夜聒擾。一籬自行。且擊。累百步不墜。空中掛兩繩絡。繩細如人髮。內貯二盃水。搖之不漏。燒屋數十餘間。如此頻年不安。舉人查某家所供祠中。有二樹。偶伐以他用。魅怒。遂大作惡火。處處起撲之。則移去。但不焦灼。祠內土偶。悉起自行。登屋踞坐。儼如生者。竟燬其廬。乃己翁以嚴見一僧。寬衣大袖。緩步屋上。踐瓦拉然。急逐之。遽滅。煮飯鑄中。盡化作泥。道士鄒應璧。為結壇考効。誓不授賄謝。魅乃舍去。沈生妻呂氏。名家女。工容皆絕人。年十九。忽蹶死。兩日始甦。云被五聖靈公召去侍宴。出金首飾一筭。衣十六筭。示之。絢爛奪目。而形製甚妙。神謂曰。能住此。此物皆汝有也。我泣拜求歸。夫人復解勸。乃放還。云容侯十年。自是魅數來其家。呼婦為娘子。時聞異香撲鼻。有美男子盛服而來。與寢處。十年後復死。旋活。言神云。更乞與汝一年。前後生五男。將妊。輒見男子抱一兒。遺之產時。無血。但下。

黑汁兒極媚好。及周歲曰：吾今攜兒去矣。如是輒去。最後得一女，方免身血逆奔上。遂死。距前復活時，恰一歲矣。夏雨，妻李氏僞吳司徒伯昇之裔也。初嫁日，下輿，忽狂舞唱呼，自稱五聖家人，忙迫設祭，婦從房奔出，唱贊如巫然。祭案列酒杯數十，婦行踐其上，如飛杯了無傾側，時以刀自割，不傷。此婦今猶往來予家，神已癡矣。張氏女衣紅經祠所，遂發癡，通夕闔戶歌舞，後嫁為士人朱惠妻。魅因隨往，愚母本媵也，婦見輒罵云：老婢老婢，與人應答，盡作京師人語。沈寧妻年三十餘，微有姿，常見空中列炬數百，有人著紅袍三山冠，自空而下。堂內燈燭皆滅，與交訖飲食而去。金帛簪珥隨心而至。夫利所獲，數享神，以致其來。因此致富。陳梧有義女，年十七，將嫁為魅所憑。曰：吾五聖中第三位，與爾女有緣，故來賜其名曰五寶女。女從此能言人禍福，有疾病或失物者，叩之，言多奇中。陳為繪五聖像，奉之堂中。久之，魅亦厭倦棄去。今猶未嫁。予舍旁人安松妹，名劉福，女自言有一人，黑色，狀若僕隸，每睡時則來與通。數夢隨至其家，周視堂宇服用甚侈。大率如前所云。一日，方遊於堂，忽內有貴人傳呵而出，其人似驚懼，貴人見之，呼使跪，數之曰：吾用無限財幹事，汝乃竊吾名在外，妄行也，恨怒不已。其人俛首不敢對，因送女歸。後更不復來。蓋又其下鬼也。大抵妖

由人興。今流俗慕向如此。邪妄之氣相為感召。宜其久娶而不散。以猖狂橫恣也。前知府事新蔡曹公。嘗嚴為禁約。焚燬其祠像。無遺。公去任。乃稍稍復作。無何。一切如故矣。後來者能舉公之善政而興起之。使妖魅消沮。誠一快也。

芭蕉女子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閭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牕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歛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孰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逸。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裙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鄰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問僧云。蕉嘗為怪。惑死數僧矣。

巨蚌

予家陳湖之濱。有水自戒壇湖北來。流至翰永熙都憲家墓前。匯為巨潭。深不可測。中有老蚌一。其大如船。一歲十月間。蚌張口灘畔。有婦浣衣。謂是沉船。引一足踏其上。蚌亟閉口。而沒。吐水濺面。冷如水。婦為之驚。仆嘗有龍下。取其珠。與蚌相持。彌日。

風濤大作。龍攝蚌高數丈。復噬善。不能勝而去。景泰七年。湖冰盡。命蚌自湖西南而出。冰皆為之碎。推擁兩旁。如積雪然。自是遂不返。

怪石

予家楓橋別業。港通運河中。有青石一方。可長四五尺。蓋塚墓間物。淪落於此。歲久為怪。每至秋間。能自行出於河。出必有覆舟之患。一歲有木商泊筏於港口。自其下過。木為撐起尺餘。商大驚。而外報覆一麥舟。少時復自外入。木起如前。今猶在水中。時為變怪。

官壽

鄉人郭某。有子名官壽。年數歲。病死。某與妻痛惜之。殯時。以墨署其名於背。俗說以此冀其轉生。可辨認也。至明年。復生一子。背上有官壽二字。筆畫瞭然。人皆謂兒再生云。

見報司

吳學生計思。為人頗剛直。明敏。往年館鄉人韓湘家。一日當午。偶隱几假寐。恍惚見二隸自外入。謂思曰。奉命請君。思起隨之。至門。則闕從赫奕滿道。俄有捧朱衣金帶。

以進者。思便著之。升輿呵引而行。到一大官府。有金紫數輩出迎。揖讓而入。坐於堂。謂思曰。此中缺官。相候久矣。便請速赴。復送出門而覺。乃曲肱几上耳。心甚怪之。是夕。覺體中不佳。歸而臥疾。遂不起。且死。曰。吾今往東嶽。作見報司矣。數日。其妻夢思來家。冠服如貴官。語妻曰。吾在見報司。司事甚繁劇。賴有鄉人常熟金某為同寮。助理文書。甚得其力。可為吾寄聲謝其家也。妻以其言告家人。既而金氏使人來。思家通問云。吾主金某。常熟學生。今年得疾死。死時自云為冥官。與蘇城計某同司。所言皆與計妻夢合。始信其不誣。自是兩家締交。往來不絕。

天醫

鄉人顧謙淳吉。弘治二年五月。得傷寒疾。延醫官杜祥療治。七日轉加。瞽眩夜夢一老人曰。爾為杜生所誤。不速更醫。死矣。謙請所更者。曰。封門劉宗序。甚佳。驚寤。亟迎之。服其藥。疾稍稍減。方夜分。起食粥。舉首見金冠綠袍者一人。踞坐梁上。室中懸藥葫蘆累百。呼謙名曰。子知我乎。我天醫也。為謙具說其致病之故。言皆有理。致又授以數百言曰。子能行此。可為名醫。善記之。勿忘也。語訖而隱。自是頓瘳。而苦耳聾。至冬月。往謁醫士凌漢章。求針治。漢章為針兩耳。移時而愈。曰。子嘗為天醫傳藥乎。謙

驚問所自知。漢章曰：大凡天醫治病，傳藥耳中，藥入而氣閉，故瞶也。謙乃具言所見。曰：先生神人也。然謙自病後，追繹與神問答之語，皆歷歷分明，獨所授要言，茫然不記一字。至今恨之。漢章，湖州人，針術通神，其詳當別有志。

牛生麟

長洲吳巷村百姓莊孟和，以磨麵為業。弘治中，其家牝牛產一物，如鹿，周身有鱗，跳躍不定，有鐵杵倚牛欄牆下，獸即啖之。莊甚惡其怪，且不解飼養之。經三日，餓死，或以為麟云。

凌氏犬

甫里凌糧長家畜一白犬，已數年，甚健而馴。前此有佃戶負若干石而死，一夕忽見夢於其子曰：吾生時負凌氏米，因轉生其家，為白犬以償。今尚少數斛，汝當納還，併以錢贖吾歸。子如言，齋米往納，因求買其犬，不許。乃具述所夢，眾人未信。犬已躍入舟，蹲臥不肯起。凌氏歎異，遂以歸之，而却其值云。

胥教授

鎮江胥教授者，致仕家居，以授徒自給。有閻氏兄弟二人來從游，長曰江，次曰海，皆

云家在江干。執贄甚豐。每旬餘一歸。居三月。治經書略徧。將還。請於師曰。明日家間。祖父具卮酒為先生壽。能垂顧乎。教授許之。二生辭歸。旦率僕從及一馬來。請教授。乘之。且曰。馬性頗跢弛。凡見人開目。則蹄嚙。請闔目少時。如其請。但聞風聲蕭蕭。馬絕駛疾。食頃。至矣。扶掖下馬入門。見庭宇壯麗。如王者居。俄聞鞭笞叱咤之聲。遙見堂上有華冠盛服者一人。據案視事。年可四十許。侍衛森肅。階下桎梏係繫者。殆百餘人。胥甚驚訝。二生前導。自其旁小門而入。至後堂中。設席甚盛。有老翁方巾。皂袖杖策而出。二生曰。此家祖也。翁前揖謝曰。二孫久荷陶鑄。無以報德。今者薄設相邀。小兒適有公事。不獲奉欸。使老子逡宥。誠疏於禮。已而即席坐。饌設皆甘美異常。至暮飲罷。二僕捧牙盤置金銀繒錦其中。以餽胥。辭謝再三。乃受。遂告歸。翁送至中門而別。命二生送胥。更由他門以出路。經一室。見有綳條樹上者。諦視則其親家也。驚問所以。曰。某以罪為主人所縛。知公在賓席。好為緩頰也。胥指謂二生曰。此吾姻家。不知何以獲罪。尊公幸一言而寬之。二生唯唯。因請胥先行。胥丁寧上馬而別。逡巡到家。心頗疑怪。詰旦往候其親家者。方病篤。見胥謝曰。公實生我。昨日疾死。見閻君被縛於樹。垂陷囹圄。賴公為二子言。故得放歸耳。胥乃大驚。方知二生為閻公之

子而所遊者冥府也是後二生竟不復來矣

金華二士

弘治中金華有張王二士赴試禮部不第附舟而歸有四人若公隸者亦同載每經一市鎮必登岸良久醉飽而返即鼾睡罔測為何如人行達山東二士私計以為彼蹤跡昧詭若是殆必盜也張乘其宴坐突入掩之四人者方共閱一紙文書見張入亦都不驚訝張請觀因示之其言亦與今官府公移同所當追捕者百餘人而二士亦預張大驚曰公等何人此文移出何官府乃有吾二人姓名耶四人錯愕曰孰為君輩姓名張指示之四人相顧曰吾儕大疏脫因謂張曰吾實鄴都使也方奉闕君命追此一行人不意為君所窺君亦有緣者矣張聞之益驚恐下拜求免四人初不可張力懇不已四人曰秀才誠有心求救我輩同載許時寧得無情今有一策能解此厄然惟二君知之可耳此外雖妻子勿與語若一泄露則事便敗矣張請問計乃曰君歸於某月日驅家人盡出堂中列三界諸神祇位一炷一索以待吾輩當來來自有說因枚舉諸神名令市紙馬張一一記之又丁寧戒以無泄登岸而去張具以語王勿信而嗤之張疑懼不已竟別覓舟疾行抵家至期假他故盡遣家人向外如

言設神位乃焚索局扉獨坐待之俄四使自空而下見張喜曰君真信人相與叩首
神前跪而陳詞不知所言為何因索縛張於笊鞭之一百解縛曰君可免矣張匍匐
謝之忽失所在王生者以是夕死

明 吳郡陸 燦著

徐武功

武功伯徐公有貞。天才絕世。其學自天文地理釋老方伎之說。無所不通。己巳之禍。前數月。憂惑入南斗。公私以語劉原博。溥元博亦善占候。曰。吾亦知之。若社稷有福。天子或感疾而瘳。庶可厭當時之罰耳。久之。終不退舍。公曰。禍不遠矣。亟命妻孥南歸。皆重遷有難色。公怒曰。爾不急去。直欲作韃人婦也。遂行。比過臨清數驛。而土木敗報至矣。其後得君柄國。銳意功業。而居間多不樂。時謂所親曰。火星甚急。侯稍退。吾方可以為未幾。竟為曹石所擯。迄不得伸其志以去。天順辛巳七月。公居鄉。一日語客曰。子見天象乎。宦官之禍作矣。吾為吉祥所陷。今彼之受禍。視吾更慘也。未旬日。而吉祥從子欽反。被誅。甲申春。茂陵嗣統。公推運造。當得二十四年。族人以他事憾公。將發其語。公謝而得免。以成化改元。併嗣統之歲數之。正得二紀。辛卯歲。偕太守林公入郡學。指大成殿。鵬吻曰。此有青氣。上徹重霄。乃文明之詳也。來年吳士。其有魁天下者乎。明年。吳文定公及第。公推重文定。家食時。已有大魁鼎輔之期。

嘗謂客曰。吳君入閣之後。天下始多事矣。洎弘治末。文定入綰綸綍。後沒半歲。而泰陵鼎成。未幾而逆璫擅命。時事大變。繼以潢池之擾。而朝野不靖。蓋累年云。公初下制獄。引鏡自鑑曰。面色灰敗。吾定不免。乃日拱手默誦其所奉斗母咒。又數日。復就鏡曰。吾乃今知免矣。迨獄且論決。而風雷大作。承天門災。方暝晦中。或見錦衣掌上。有物如豕者。七蹲焉。蓋斗神所為也。公奉斗極誠。每日必北向四十九拜。雖寒暑無間。闔門不食豕肉。公亦自秘其術。不輕示人。沈處士周少被公賞愛。嘗燕見。從容請其術。公笑曰。子欲試之乎。願庭中有犬臥焉。因取所珮一人髮圈。加於臂。以指旋而左。犬若被扼繫者。輒轉欲絕。又旋而右。犬帖然安臥如故矣。長洲薛副使英祖墓。在夷亭。公舟過之。指為人曰。此地當出一繫金帶人。時薛猶未達。後竟舉進士。第至今官金齒。衛學舊鮮成名者。公謫居相。其地謂植樹木。其西以為障。當有益有司從之。科第由是遂盛。其他巧發奇中者尚多。不能悉記。

張道士

太倉沙頭市道士張碧虛。早歲游江湖。得異術。所居村中。一教書學究。家僅足衣食。嘗有五人泊舟其門。衣冠如貴游公子。延學究入舟。盛設享之。學究因亦設酒以謝。

自是無日不來來必欸飲所費浸多漸不能給至典賣衣物以繼之其所飲酒餅壘堆積滿場其家苦之而不能遠也鄰人怪之扣以五人居址姓名謝不知乃曰此必祟也聞張碧虛精於斬勘盍招之乃使人請張張先令其家迎所奉王靈官像供其室為怪攝去繼掛真武亦如之乃以令牌天蓬尺往復被攝置梁上張怒自備香紙符檄至其家行持數日忽所攝牌尺自梁上墜下仍用學究館生所寫做書裏之張喜曰是計窮矣已而其家一群兒奔入告曰有數百箇鬼朱髮藍膚頭目獐惡在場上逡巡又傳報云一將軍紅衣兜鍪從者數百人皆著紅將軍立場間指麾紅衣人將諸鬼一一捽之入諸酒餅中諸鬼彷徨搶攘勢甚洶洶張知將軍是靈官神也使兒伺其每入一鬼則持餅來書一符封之投於水入便沉下去餅投盡鬼亦盡將軍及從者一時都滅乃設祭謝將未畢學究家忽失其長子徧尋不得數日乃歸問之云被五人者捽我入舟意象迷罔行百數十里身忽在岸恍如夢覺乃在蘇州吳山下因從居民問路得歸吳山地近楞伽疑五鬼者五通也

婦產蛇

蛇王廟在婁門外一土墩上廟前有府隸龔茨菰者其子婦嘗遊廟觀神像有感歸

而恍惚如醉。自是不復與夫寢處。嘗見神來就之。與狎暱。歲餘腹大。如有妊。及期而產。小蛇十數頭。滿一虎子。龔知蛇王所為也。奔至廟。擊神像供鑪之類。盡碎之。而返延醫療其婦。久之乃瘥。

江神魚頭

母黨沈江家人。商於江右。載貨物自大江而下。中流船忽漏水。倉卒問貨物皆重大。不得移動。船人惶恐無計。但拜禱江神求救。俄而水不復入。安行達家。則一魚頭也。神明之巧。至於如此。

趙琪妾

長洲沙湖趙琪有嬖妾。其正室妬。不令視寢。多以白晝乘間私通。後有身。生子。頭有短肉角。面作藍色。啼聲如鬼。惡而殺之。凡三乳皆然。按月令二月雷乃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解者謂容止房室之事。褻瀆天威。故生子形體必有損缺。今人於日月雷電之下。交接所生男女。往往有形怪異者。如趙妾事。世多歸之妖禍。或以為業致之。是殆未究其所以然也。

神船

陽山惠瑤說其鄰居一小民以事之京師。還至張家灣。附船時方黎明。見河中一船甚大。貴人冠服坐其中。侍衛者十數。民趨拜船所。言欲往蘇州求附載。貴人曰。吾船今到蘇州。爾即命載之。民坐船尾。良久。覺困倦。乃脫所著草屨置身畔。以衣囊為枕。暫睡。不覺沈寤。寤開目。乃見身臥草野中。囊藉首如故。而草屨不見。驚起視日。猶未曛。行出官道。問人此何處。曰。楓橋也。益大駭。循途走至閭門。入一廟中。少憩。舉首見神像儼如舟中貴人。屋偏掛一船。與向所見粧飾不少異。但加小耳。船底及櫓皆濕。深其尾。則草屨在焉。竦慄下拜。問之巫祝。云。宋相公廟也。

鬼還家

吳人富某。死踰年。既塋其子。以清明上塚。設祭。方悲哭。塚中忽應諾曰。汝毋庸哭。吾今隨汝歸矣。其子哀慕之極。不復怖畏。即隨聲呼之。鬼便向子。歷道平生事。甚悉。子到家。聞有聲在堂中。則其父音。知己歸矣。呼妻女出。慰問款密。如生時。妻問曰。君去世許久。亦思食乎。鬼曰。甚善。乃設雞肉於案。雖不見形。而有頃物。自都盡。及暮曰。吾當還。可令一僕相送。僕送到塚。鬼囑曰。吾某日且歸。可預相候。及期候之。鬼遂歸。自是晨來暮去。稍稍處置家事。皆有條理。其家每買賣貨物。商人至。鬼便與議價交易。

初以為怪。後亦安之。鬼畏狗。僕送之。嘗為驅狗。不令近。一夕將去。適無送者。遂為群狗所囓。叫呼上樹而滅。此後竟不復來。

牛言

陽山農民養一牛。已二年。健而善耕。一日暮。忽失去。民出尋之。不得。到一田畔。見黑衣人立水中。民間君見吾牛否。水中人應曰。吾是牛也。負君錢合耕作二年。以償今滿矣。更當入西山霍清家。君往得彼錢五千。便可賣我。民間之大驚。反走。已而顧之。又成牛矣。呼家人同往。縛歸。明日牽至清家賣之。清一見。便忻然肯買。酬價恰得五千。

王端毅公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為近時名卿之冠。年七十八。致仕。九十四而終。臨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氣將絕。必有風雷環繞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比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下如注。家人相戒屏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及殮。視公貌如生焉。時正德戊辰四月二十日也。常聞河津薛文靖公沒時。亦有風雷之異。白氣貫空。經時乃滅。正人君子。氣與天地相為感召者。固如此夫。

岳武穆祠

岳武穆王廟食湯陰其地蓋王之故鄉也弘治丙辰槩從父宮保公以御史巡按河南且滿歲行部至縣經祠所見牆上石刻盡忠報國四大字徑可四尺意將祇詣是夕宿察院夢入祠瞻拜神起迎款語良久神曰予此解兵柄時比西湖游衍甚得山水之樂恨不久耳公問曰史言王為秦檜謀陷有諸曰誠然然致害者張希嶽也因請於公曰某棲托於此屋宇傾圮幸公一鼎新之公辭以職非守土且不久當代去恐未易料理神曰正須公一言於守巡耳公唯唾視神目與鼻左右若有四劍揖而去遂寤遲明往謁神像與夢中所見肖似祠宇穿漏神面為霖雨催剝有損傷者四處公異之閱縣庫得羨銀八十兩以托分巡僉事包裕又以書與巡撫陳都御史德修新其祠祠得弘敞倍勝於舊

瘕狗

嘗聞瘕狗噬人令人腹中生狗雖不能產而死頗疑其妄近里中跨塘橋周氏有犬一日就地舐物忽發狂奔走嚙人周有養女婿年十五被嚙而死死後焚其尸滿腹皆泥也狗亦死剖腹視之中有泥裹小蛇一團其大如指人言蛇交遺精於地狗食

之故。然人腹乃亦生泥。是可怪也。

九仙夢驗

福建仙遊縣有九仙者。以祈夢著靈異。相傳漢時有何氏兄弟九人。學道於其地。飛昇。故山水多以九仙名。山上有道觀。其中塑九仙像。及傳夢判官。人祈夢者。先於判官前致禱。祀以白雞。因留宿祠中。夜必有夢。起用杯珓卜之。如得勝兆。則已。否則此夢無准。及夜再祈。如有僮僕相隨者。其夢亦同。多為隱語。過後始驗。記吾鄉人數事云。常熟雙鳳鄉人顧某。母老。問壽數。夢神擲與一布裹。即諺所謂撩膝者。以其長蔽膝故名

後其母病膝疽而卒。乃悟撩膝者。猶云了膝耳。長洲學生徐昊。托朱教諭家人祈終身事。返報云。夢到一高山下。但聞大風刮地而已。後十餘年。昊以蠱病死。死後或解其意云。易卦山下有風。為蠱也。文太守林知溫州時。遣二隸往問壽數。答云。問孔老人自知之。先是文命孔老人鋸解一木。隸還報知。明日文升堂。老人適跪白板數云。五十五斤。與文年數正合。為之竦然。問曰。尚可解乎。曰。朽爛不堪解。文大不樂。未幾疽發背卒。王御史獻臣故蘇人。而占籍京師。既貴。嘗有桑梓之思。自謂他日得嫁女於蘇。且有一居宅。即留家於此。及知浙之永嘉。使從者往乞靈。以決二事。先問嫁女

云白石塔前先唱第也是龍華會裏人又問居宅乃夢到一所門帖一道家符上有二印後王女歸於朱狀元希周之子其一驗矣及買第城東併得一道院入門見椽間一符上有天師印二復與夢合於是定居焉一鄉前輩忘記姓為閩守便道過家時其妻有姪將產守到官久未得家信使祈所生男女報云是福寧不是福清守大喜曰吾得男矣問之曰吾行離家時語吾妻云生男當名福寧生女當名福清義取閩之二縣也然此言獨吾妻知之耳今仙語云然非男而何又數日報至果男也

神丹

江陰米商有女年及笄色美忽為神物所憑常見一美丈夫入房與交合自稱為五聖父母為延師巫治之百方不能止後無可奈何亦任之女每有所須雖遠方非時之物一指顧間可致時出金銀珠貝之類充牣於室然一玩即復攝去不肯與女嘗見金數千錠積屋隅試取之入手便化成瓦石或是紙所為者返之則又成金矣一日以塊物遺女其質類石謂女曰此神丹也人死以熨胸腹即宜復活宜寶之止以濟汝一身雖父母不得與也女收藏之會其伯母卒病死女欲驗其物即出之以示母母持去置病者身即蹶然復生神來怒責女曰語汝云何安得輕用吾丹索而

觀之即奪去從此遂絕不來

鸚鵡山茶

子遠說其婦兄都元翁正德己巳春與數友遊青山入寺僧房庭中山茶盛開僧出一花示容其狀宛如一鸚鵡二瓣左右互掩為翼二瓣合為腹二鬚垂為足而蒂橫生為頭兩旁復有黑點如目焉僧云即此樹間所開也可為異矣

鐵冠道人

鐵冠道人張景和者江右之方士也道術甚高人不能測太祖皇帝初駐滁陽道人詣軍門詣言於上曰天下殺亂非命世之主未易安也以今觀之其在明公乎上問其說對曰明公龍瞳鳳目狀貌非常貴不可言若神采煥發如風掃陰翳即受命之日也上奇之留於幕下屢從征伐上與陳氏相持每令望氣以決休咎言

出必驗番易之戰友諒中流矢而死軍皆未知覺道人望氣知之密奏曰友諒死矣然其下未知猶為之力戰請為文以祭使死囚持往哭之則彼眾氣奪而吾事濟矣上從其言漢兵遂大潰後上定鼎金陵凡諸營建必令道人相其地大見信用嘗遊鷄鳴山寺時上以剎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猶未言也道人忽謂寺僧

曰。聖人有意毀汝寺。來日當臨幸。汝等於中道遮訴之。庶可免也。僧素神其術。明旦相率燃香出山數里。以候駕至。僧拜懇不已。上訝曰。我無此心。若輩何以妄訴。僧曰。此鐵冠道人教臣等耳。上異之。遂止不毀。初徐武寧王為列將時。道人謂之曰。公兩顴赤色。目光如火。官至極品。所惜者僅得中壽耳。後果以五十四而薨。道人結廬鍾山下。梁國公藍玉攜酒訪之。道人野服出迎。玉以其輕。已不悅。酒行。戲曰。吾有一語。請先生屬對。云。脚穿芒履迎賓。足下無禮。道人指玉所持椰杯復之曰。手執椰瓢作蓋。尊前不忠。玉武人不喻其旨。相與一笑而罷。後玉竟以謀逆伏誅。赤其族。道人居都下數年。一旦無故自投於大中橋水死。上命求其屍。不獲。已而潼關守吏上奏云。某月日鐵冠道人策杖出關。計之正其投水之日也。由是訖不復見云。

陳子經

四明陳樞子經。嘗作通鑑續編。書宋祖陳橋之事。曰。匡胤自立而還。方屬筆之頃。雷忽震其几。子經色不變。因厲聲曰。老天雖擊陳樞之臂。亦不改矣。後三日。子經晝寢。夢為人召去。至一所。門闕壯麗如王者居。門者奔入告云。陳先生來矣。子經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中坐者冕旒黃袍。面色紫黑。降坐迎之曰。朕何負於卿。乃比朕於

篡耶。子經具知其宋祖也。謝曰：死罪。臣誠知以此觸忤陛下。然史貴直筆。陛下雖殺我。不可易也。王者俛首。子經下階。因驚而寤。洪武中。子經為起居注。坐法死。臨刑。上曰：吾特為宋祖雪憤矣。此事予舊聞諸先輩。近見陳永之先生所記云。舊編書奉周主為鄭王子。經易奉字為廢。與此不同。

羅侍郎

侍郎羅公汝敬。為人剛直。與楊文貞公同鄉郡。偕官於朝。每不滿文貞所為。數面斥之。文貞頗不樂。薦令巡撫寧夏時。羅公已年老。至邊未幾。胡寇大入。方督戰。所乘馬蹶墮深坑中。不能起。恍惚見紅袍者翼而蔽之。寇無所見而去。會有後援得免。遂上章請老而歸。

沈知剛

長洲沈知剛。少從父宦遊。一夕於齋中憑几讀書。忽有人攜其燈疾行而去。知剛驚起逐之。身纔離榻。所坐處壁一堵。拉然而崩。為之睜眙。視其燈。故在對壁案上。門戶皆扃鎖。而其人已失矣。蓋神物所為云。

關公

長洲顧舉人蘭。往年會試京師。舍得逆旅。得寒疾甚重。自念去家數千里。羈旅寒困。

而病勢若此。殊以為憂。見臥旁掛關公像一幅。乃於枕上默禱。其庇祐。朦朧間見神
來呼之。視其貌彷彿所畫者。語之曰。君無憂。至晚且出汗。即能起矣。言畢條然去。及
暮果汗而愈。後歸。畫其像事之。

僧時蔚

吳西山聖恩寺僧時蔚。號萬峯。温州府樂清金氏子。元末名僧。長千巖高弟也。初學
成。請於師出遊。師謂曰。汝逢汝名。即住。至蘇止於鄧尉山東麓。曰玄墓。建大蘭若。初
未嘗識字。既超悟。禪乘。遂能作書。偈語。皆可誦。雖僧服而不去鬚髮。自為贊。有束髮
辨頭陀。留鬚表丈夫之句。洪武辛酉。朝廷聞其名。使徵之。使未至之七日。蔚已前
知。謂其徒無念曰。吾與之無緣。汝當召吾。今去矣。遂沐浴入涅槃。遺令毋焚屍。越十
三日。肢體猶溫。以瓦缸覆屍而葬。無念入覲。大被寵錫。後住湖廣之九峯寺。與蔚埒
望焉。蔚素精堪輿家學。常言玄墓形勢。為三龍三鳳。勝絕天下。卜壘者多扣之。蔚未
嘗輕答也。老患痰氣。語其徒曰。吾當服城中沈以潛藥。吾與之有緣也。彼在京師。今
夕且歸矣。宜往速之。徒如教。至沈氏。則以潛初未歸也。返命。又遣之往。及夜。因寢。其
穴門下待之。二鼓。以潛果歸。聞其言異焉。即往治。疾既瘥。蔚謂曰。荷君治疾。無以為

報有地於此請奉以為尊夫人壽域因指示竺山後一穴稍下六尺云是雖微劣至六十年後家當大發後以潛竟用以葬其母至成化間以潛諸孫屢等皆以富甲其里布政杰諭德燾數人相繼取科第門戶赫奕距葬時恰及六十年矣予聞諸以潛末孫注者如此然留鬚云云寶石室僧語意蔚非蹈襲殆是偶合耳

浦應祥

吳人浦應祥成化丁酉領鄉薦老得禮闈凡三十有八年至正德甲戌始就選得同知高州府自言初領薦時嘗夢乘肩輿行而其前有一僧昇之後數夢皆然迨得官自京師挈一僧歸吳道上值險或涉行潦輒令扶輿而過數日始恍然憶往時所夢僧正此也此一小事兆於三十餘年前人生得喪豈偶然或

范汝輿

范汝輿文正公之裔孫也為府學生秋試失利還道經一神祠乞靈焉夜即祠下宿但夢其友壻秦銳盛服坐堂中而已不解所謂次舉遂捷故事舉子得解州府例送捷報牌其前著舉子名第後自府官以下皆列銜具名姓汝輿弟後偶散步於堂見楣間所釘牌中一行曰同知秦銳乃悟前夢為之驚嘆

一產五男

丙子秋冬間常之武進人張麻妻一乳五男。數歲前長洲二都十五圖人吳奇妻一乳四男。皆不育。姨夫徐文甫嘗見人擔二兒。其腹皮相粘。不可劈。狀若交合者云。亦出胎時死。

黃提學

前南畿提學御史黃先生如金。莆田人。弘治甲子舉福建鄉試第一。此前有鄰縣儒學一齋僕。祈夢於九仙。欲知是科解首所在。得報云。烏一黃二。水桶門裏。借問黃如金。便是。思本學諸生無此姓名者。必他邑人也。乃之莆田訪焉。侵晨順途而至一所。有兩人立於門。漫揖之曰。此有黃如金秀才家乎。曰。此即是也。問兩人姓名。曰。烏一黃二。皆黃氏僕也。窺門中。則有水桶在焉。遂以夢告。已而先生果占首選。

江東籤

吾蘇江東神行祠。在教場之側。以百籤詩決休咎。甚著靈驗。記所知者數事云。長洲耆儒趙同魯。年八十一。有疾。卜籤得詩云。前三三與後三三。是歲同魯卒。乃九月九日也。或言兩三三為九九。亦正合趙壽數。縣橋居民許氏為里長。當解軍至湖廣五

開衛憚遠行。祈欲規免。得詩云。萬里鵬程君有分。既而解至都司司門。有綽楔其扁曰。萬里鵬程許舉首見之。始憶神語。長洲學生周景良庸鄙不學。秋試年問科名。得詩云。巍巍獨步向雲間。自謂得雋之兆。及試於提學憲區。乃被黜為松江府吏。而雲間實松古郡名也。府學生陶麟累舉不第。卜以決進退。得詩云。到頭萬事總成空。以為終無成矣。後應貢初試時。編號得空字。遂預貢入太學。正德丁卯。始領鄉薦。其卷號亦空字。辛未上禮部亦如之。遂擢進士。予師毛先生欽少時。眷一妓情好甚密。妓謀托終身焉。私以一釵遺之。約以為聘資。先生持歸。意頗猶豫。潛往謁禱。得詩云。憶昔蘭房分半釵。其末云。到底終須事不諧。先生讀首句為之驚竦。下拜。時釵猶在袖也。於是謝絕之。嘗讀祠記云。神秦人。姓石名固。

五足牛

丙子歲有僧自京師攜一牛至蘇。有五足。一在後胯下。短不能及地。其蹄類人手。而五指間有皮連絡。僧牽於市乞錢。予親見之。嘗聞正統中。吾鄉劉原博先生上京師。其子宗序見道旁人家畜一牛。五足。其一足生於領。蹄反向上。以告先生。先生曰。牛上屬而蹄。尤其賤者。今反居上。得無有小人。在上而生變者乎。後二歲為己巳。其言

果驗。

變鬼

南京華嚴寺僧月堂者。往年以募緣游食至貴州。聞土人言此中夷俗。有人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為羊豕驢騾之類。嚙人死死。吮其血食之。宣慰土官重法禁之。而終不能絕。戒僧云。臥時善防之。僧與數人宿寺中。夜深時聞羊鳴。戶外少頃。一羊入室。就睡者身連轆之。僧念之。得非向人所云乎。即運禪杖力擊其腰下。一羊踣地。遂復本形。乃一裸體婦人也。執而繫之。將以聞官。婦人哀叫不已。天明倩人往報其家。家人奔來寺中。羅拜求免。出白金三百兩為僧贖婦命。僧受之。乃釋婦使去。他日僧出郊。見土官導從布野。方執人生瘞之。問傍觀者云。提得變鬼人也。

李智

吳中焚死人亦大有邪術。有李智者。尤精於此。嘗操舟出東朱村。見岸上方焚屍。謂同舟者曰。吾聊戲之。使一人偃臥。智執指默誦呪已。呼其人起坐。則岸上之屍亦坐。使立。則屍亦立。使抱己首。屍亦抱焚屍者之首。旁觀人皆驚怖。焚屍者悟曰。有人作伎倆。欲敗吾事耳。智在舟中忽變色。謂諸人曰。渠不善爾輩。姑避去。吾有以待之。即

趨抱柁而伏。俄聞有聲拉然如霹靂。柁為之寸斷。智起而喜曰。免矣。問其故。云本人亦高手。本是為戲。不料便欲相害者。吾術稍劣。於彼適以碎吾首矣。嘗有人從智學。未盡其術而背去。自與他所焚屍。竟日了不焦灼。悟曰。吾師所為。齎錢物往拜謝。及還。火須臾便著。

海島馬人

數年前。有巨輪自海外飄至。崇明中有七人。巡檢以為盜。執之。七人云。吾等廣中海商。舟入西洋。為颶風飄至此耳。非盜也。送上官驗視。檄遣還鄉。其人自言在海中時。嘗泊一島。欲登岸取火。忽有異物四五輩。人形而馬頭。自島入水。而泗以頭置船舷。作吁吁聲。諸人中或舉刀斫其一首。餘悉奔去。吾等度其必呼同類來復讎。亟解維張帆行。未食頃。有馬首者百餘輩。立水濱。跳跟欲來擒執。而風利舟駛。莫能及。儻少遲。已落其口矣。

祝氏牧兒

海鹽祝主事家有牧羊兒。年十餘。素善飯。一日牽羊歸。就午食。婦故不舉。以戲之。牧兒去。泣於田間。一道士過見之。問曰。汝何哭。告以無飯。道士出懷中黑丸。大如龍

眼授之曰。食此自當得飽。勿嚼碎。兒吞之。覺腹中充然。道人戒曰。無語人也。遂去。兒暮歸不食。明日亦不饑。絕穀五六日。庖婦疑其盜米自食也。白於主人。主人召兒將鞭之。兒畏而吐實。主人異之。明日使他兒與俱曰。若復遇道士。一人力挽其衣。一人歸報。二兒到向地。則道士又至矣。語兒曰。為何漏言。謝曰。畏主責耳。道士以一手支其頤。一手擊其頂間。前黑丸自喉躍出。復藏於懷。兒極力挽留。問此何物。曰。汝知有所謂交梨火棗者乎。此火棗也。久之。主人聞報而至。將去數百步。道人雙足遽陷入土中。稍近益下。僅露其首。既而首亦不見。土上都無竅穴。驚顧間。道士已在隔岸。拱手而滅。自是收兒復食。吾鄉戴區人蘇盤時為祝塾師。親見其事。

魂魄

高皇帝嘗怒一內侍灑掃不知法。命引出斬之。被縛至市。猶衣金團背子綠衫。市人觀之。遙見內侍前有拱手立者一人。狀貌衣冠略無少差。甚疑怪之。既而得旨。停刑方解縛。前立者冉冉而逝。疑此為魂魄云。

劉公望氣

鄱陽之役。兩軍接戰方酣。太祖據胡牀坐舟端。指揮將士。誠意伯劉公侍側。忽變

色發謾言。引手擠。上入舟。上方愕然。俄一飛礮至。擊胡牀為寸斷。上賴而免。戰勝之前一日。上疲極。欲引退。公密奏曰。姑少須之。明日午時。吾氣旺矣。已而果以翌午克捷。

星變

弘治末。浮梁戴公珊。餘姚史公琳。同長內臺。史公素善占候。見熒惑犯報法。以語人曰。司憲之人。其有憂乎。是歲十二月。戴公卒。或謂史公曰。公言驗矣。曰未也。前累疏乞歸。未得命。尋感疾。越明年正德紀元正月。竟終於位。熒惑始退舍。

張宗茂

吾蘇玄妙觀道士張宗茂。有道行。以符咒著靈驗。鐵餅卷陳舉人汴家。有黃鼠豺數十。遂逐成群。白晝公出。搏食雞畜。嚙壞衣案。占卜云是怪。汴家請宗茂符治之。未暇便說。一日宗茂晨起。誦經忽有拱立於前者。視之。人身而首則鼠豺也。拜訴曰。吾輩與陳舉人家有夙冤。欲報之。彼來求師。師無預吾事。宗茂叱之。忽不見。即詣陳氏告以所見。為咒水。祓除。書符鎮之。怪遂絕。宗茂後來老。無疾坐逝。為近時羽流稱首。

洞庭鸚天

丁丑年洞庭山民家有黃犬生雙角長寸餘。又一家有母鷄冠尾忽長遂化為雄。能引吭高鳴。道官薛明淨聞其地一巡檢說。

飛魚

沙湖富人丘氏家有魚池近外港。夏月大雨水溢。鯉魚長數尺者率諸魚一一飛出港而去。至暮水漸退。魚復還。巨鯉仍在。前諸魚從之。飛擲空中。如群蝶交舞。嘗觀范蠡養魚經中。有魚能飛去之說。觀此信然。若去而復還則尤異也。

蜂化促織

相城劉浩性好鬪。促織嘗侵晨出窰門。見水濱一大蜂。以身就泥中。轉輟數四。起集敗荷葉上。心竊怪之。還過其地。見蜂猶在。身已化為促織。頭足猶蜂也。持歸養之。經日脫去泥殼。則純變矣。健而善鬪。所當無不勝者。物類之相感化固然。

人痾

弘治中。常熟縣民婦生兒。一身兩頭。出胎即死。人爭往觀。有與之錢者。民貧。覲久得。利乃醢而藏之。乳醫周媪者為予言。曾為人家看產。兒有四頭。連綴一項。驚懼殺之。媪秘其家姓。不肯道。

穀亭狐

弘治中。杭州衛有漕船。自京師還至山東。時冬天河凍。停舟八里灣。其地去穀亭鎮八里故名。一日薄暮。有婦容服妖冶。立岸上呼兵士為首者求寄宿。曰。兒此間鎮上人。將歸母家。日暮不能及。如見留。不敢忘報。兵拒之。婦不肯去。天益暝。請益。亟言辭。哀婉。兵不覺應曰。諾。即留之。宿兵所臥處。僅與隔一板。中夜。婦呼腹痛。嬌啼宛轉。兵聞之心動。乃自起煎姜湯與飲。稍逼就之。婦殊不羞。拒兵遂與狎。綢繆傾倒。良以為奇遇也。五鼓天大雪。婦辭歸。謂兵曰。兒家去此不遠。君有心者。兒今夜當復來耳。兵曰。幸甚。以繡枕頂一付。併所市猪肝肺遺之。云子可持歸作羹奉母也。婦起凌雪而去。兵寢日宴未起。時舟中諸人皆知之。或起循其去路。視積雪中。乃有獸跡數十。大怪之。共計曰。彼美而尤。且侵夜來。未明輒去。寧知非妖乎。呼兵起訊之。初尚抵諛。引登岸指雪跡示焉。乃大驚吐實。相與到鎮上訪之。居人或云。此地有數百年老狐。變幻惑人多矣。君所遭者。將無是乎。亟返舟集眾。持器械薪火而行。逐其跡至野外。轉入幽邃。跡窮。見大樹可數抱。中穿一穴。枕頭猪肝皆掛樹枝上。眾喜曰。此必狐窟也。環而圍之。投薪穴中。燒熬良久。一狐突烟而出。眾格殺之。兵神癡旬日乃平復。

真武顯應

松江富人丁生者。壯年無子。其妻有姪。丁禱於所事真武之神。云如生男長成。當親攜上太岳燒香。以謝神。既已。而果得男。長至六歲。丁與妻妾謀。將踐誓言。皆以子幼道險。欲更須數載。丁以初心不可違。強欲一行。從兩僕攜其子而往。甫至。舍於旅邸。其子忽疹。數日竟死。丁悲慟。默怨曰。吾父子至誠。數千里而來。神不賜福。亦已矣。而更使得此禍乎。又數日。痛稍定。乃登山。留兒柩邸舍。屬旅翁善守之。越三夕。兩僕來詣翁。以主命載其棺而去。詰朝。丁至。問棺所在。翁具言僕故。丁訝曰。兩僕從我上山。今尚在後。安得有此僕。至。翁面質之。亦駭愕。疑翁有他故。翁矢天自明。丁大慟曰。吾違妻妾之言。強以吾兒來。今既死。又併骸骨而失之。吾歸何以見家人也。吾有死而已。既入舟。日嘗涕泣不食。奄奄殆至滅性。同歸者多加寬慰。使進食。抵松。未至家數里。一僕先歸。報入門。主母出。盛怒詬其夫曰。汝惟一子。行數千里。忍令他人挈歸。於汝心安乎。且責僕以不諫其主。僕驚不知所對。乃奔告其主。主大怪之。即舍舟趨至家。妻妾交口出罵。問其故。乃言旬日前昏時。有船泊岸。二客携兒入門。言吾輩武當燒香。遇而主為事少。羈付此兒。先送回耳。丁大駭。呼兒出看之。疹癩猶在面。却道前

事皆不信。請同歸者証之。始知其非妄。問兒所以生。懵然不知也。

牛禍

丁丑六月。巡撫淮揚等處都御史叢蘭。奏所管滁州鮑千戶家母牛生一犢。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背。出胎即死。邸報云。

白鳥

大名府元城縣一富民。所居庭中甚廣濶。植棗樹百餘本。上有白鳥巢。累數百。弘治甲子。一巢中生白雛。偶墜地。民家收養之。及長。瑩潔如雪。馴狎可愛。時孝肅皇太后初上仙。以此為上諒陰純孝之感也。勸使表獻之。朝廷卻不受。還而道死。

楚巫

楚俗好鬼。最多妖巫。變幻不一。人稱曰師公。敬畏之甚。武岡州有姜聰者。尤黠。為城隍廟祝。廟與南渭王府近。王一日脫足纏為風。吹至廟。聰得之。謂其妻曰。衣食至矣。殺鴨取其首。裹以足纏鐵釘釘之。置神座下。禁咒之。王登時足痛。至廢寢食。延群巫日夜禱祠。終不止。他日聰托獻。新往問疾。自言能治。一內豎出私財。具牲牢。請聰為王作福。而去其釘。足痛頓瘳。獲謝物不貲。又旬餘。復依前釘之。王疾如故。又召聰禱。

而止自三月至歲且盡疾時一發必命聰禱禱罷輒愈王心疑之乃謂聰來年將大祭城隍必厚勞汝及是王故過期不祭痛輒大作使人約當以某日祭則復灑然矣王燭其奸召至留之使校說誘其妻得三物以獻王親鞠聰始猶抵拒出其物示之乃具服獄成馳驛奏聞有旨囚妖人送京至臨清斃焉於時諸巫大抵皆恣橫人家有少酒食巫經其門必留享之或不肯往便持送其家不然輒得禍如出而求利遇巫於道懇乞一善言所獲必豐否則多虧敗反唇舉目問皆能為禍福其黨類亦自多讎疾互以術相軋新死卒未能棺殮則延巫作法以衣裾承尸氣野外散之經月不穢腐謂之寄臭來破其法者徑入視屍臭便作矣有知者謂其教中以屍化作一物如化鯉魚置崖間以水履之破法者直用火銷却水屍自壞臭惟化作沉香則諸物莫可害然火亦能蒸之岷王府出喪柩重不舉蓋數十夫猶然呼師公解禳遠巡即行巫云某巫以宿憾移一山置棺上適已為扶去矣其詭誕可惡如此自姜聰之敗此輩始為稍稍斂戢云鄉人吳用侍其父教授珉府數目擊其事時府校有李武者亦多變幻用嘗試其術見鵲止屋上令取之武默誦咒鵲旋至其前徒手得之武云是須避並用之則可若預畜獲禽之念則終日不能一二也他物皆類此又云

其術過洞庭湖則不能大驗亦非樂為是大抵如閩廣所用南法及梓匠厭勝術以
先世傳習故不免為之爾吳用者頗善談怪後四事並是渠說

楊寬

真定之咸寧縣學有齋僕楊寬者常因公宴掌酒見牆角旋風二團迴環不已寬意
旋風中多有鬼神試漉飄酒酌之一風頓息又酌一瓢亦然他日寬與同輩四人詣
東岳燒香遇二卒山下青衣白襪邀而揖之曰吾受君惠久矣未有以報能同過酒
家少飲乎寬固識其人意必誤也漫應之同入肆飲罷別去竟不曾詢其姓名同輩
問之寬以不識對皆笑之既而登山遊觀廡下至一神祠二塑卒狀貌儼如向所見
者相顧大駭寬自以遇鬼悒悒不樂還故處仍見二卒謂寬曰君毋庸疑我非禍
君者頗憶往歲事乎我二人岳帝坐下從者也奉使貴縣行路饑渴中得君二瓢之
賜甚愜所願昨有事西山偶獲相遇故以杯酒答謝耳非有他也言迄瞥然不見寬
歸親為人說

方卯彌猴

弘治末南昌艾公璞巡撫江南蘇州屬縣崇明申報云縣民家有雞生卵而方者異

而碎之中有一彌猴纒大如棗艾公以告巡江都御史長洲陳瑀欲同奏於朝陳公曰妖異誠當以聞然其物怪甚度已不存矣萬一柄臣喜事者承旨取觀何以應命艾公乃止吳用見其文移云

雀報

鎮江衛左所軍士范某妻患瘵疾瀕死遇道人與之藥云用雀百頭以藥米飼之至三七日取其腦服之當差然一雀莫滅也范如教買雀養之自死者則旋買之以充數未旬日范以公差出妻覩雀嘆曰以吾一人殘物命至百甚不仁也吾寧死安忍為此開籠放之夫歸怒責其妻妻亦不悔已而病差初久不產育是年忽有姓生一男男兩臂上各有黑痣如雀形一飛一俛而啄羽毛分明不減刻畫蓋冥道以此示放雀報云

于梓人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其父嘗夜夢梓潼神遂能雕塑神像極於工緻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藝以梓名之

湖志作子仁恐誤

及長有雋才

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民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

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答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當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弭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為都民告訐。以為妖術。惑眾有。詔逮梓人下吏治之。數月。庾死獄中。棄其屍。家人發喪成服。一夜忽聞扣門聲。問為誰。答曰：身是梓人也。家人驚曰：鬼也。曰：吾實以間逃去。云死者詐也。勿疑。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乃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人遊宴。或泛舟。不用杭楫。逆水而上。以為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而繫之。白知州伍芳。請奏聞。芳以異事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官來州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云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吳用臧其應制游大山歌一紙。予嘗見之。

老盜

嘉興金晟。永樂中為刑部主事。時湖廣有強盜若干人。械至部。晟鞠之。其渠首年一百二十五歲。面如童子。晟不信。移文驗之。果然。問其所以致壽。曰：少君荆山中。嘗遇一人以草灸其臍。云令爾多壽。遂活至此耳。朝廷以其老。命杖殺之。餘皆伏誅。

畢人占星

孝陵在御。多好微行以察人情之向背。嘗以夜出。暫止逆旅。枕石眠草藉上。中夜有兩人起共語。上潛聽之。一人在庭中。一人在室中。庭中人呼室中人曰。今夜此翁又出矣。吾視玄象。當在民舍中。頭枕石脚藉藉而臥。室中人笑曰。君得無誤耶。上聞而異之。即以首足易位而寢。俄其人亦至庭中曰。君果誤矣。此翁頭枕藉脚藉石耳。上聽之不覺汗浹於背。即夕還宮。購求兩人不可得。是後微行稍稀。此與漢武相類

金箔張

國初有金箔張者。山西人。自幼多技能。嘗以鄉人不善金箔。往學於杭。歸以授之用。此得名。一日經河南濟源。其神號靈異。人有乞貸貨帛者。隨所須。浮出水。張見之曰。是惡足言神。蓋伏機耳。歸即鑿池。倣其制為之。已而果然。每客至。翫以為戲。嘗遇道人引之觀池。道人曰。吾亦有小術。君當過吾所觀之。翌日天未明。張見空中兩童乘一龍。復控一龍下其家。請張升龍。龍不服。兩童鞭之。乃得上。須臾至一山。草屋三間。道人坐其中。張再拜請教。道人指庭中曰。此有丹。在子可取之。張周視無所見。令再

尋之終無獲。道人問曰：「此庭東南角不有物乎？」張對曰：「但見犬糞耳。」道人乃嘆曰：「子無緣，且當留形住世耳。」又曰：「此中甚寂，子欲避名，可移家同住也。」居月餘，頗得道人底蘊。一日偶出散步，少頃回顧，唯空山而已。詢之人，乃在大同城外。張歸不以道自名，猶來杭刺金。旦乘驢而至，暮則還家。倏忽數千里，或縛草為龍跨之而行。歸則以掛房簷間，時作戲術以娛人。每適市，人爭隨求觀。孝陵聞之，召至闕下，而責以妖術。聚眾張謝曰：「臣非妖術，特戲術耳。」上欲試之，張出袖中小銅瓶，以湯沃之，瓶口出五色雲，充滿殿庭。上悅，欲盡其術。時正臘月，命開荷花。張請駕至金水河，索乾石蓮子，亂撒池中。頃刻花開，滿池香豔可愛。上亦為惜惜。張索紙剪為一舫，置之水，踏而登焉。鼓棹放歌，往花來叢中。倏忽轉向岸中，即失所在。而荷花亦無有矣。亟命四遠索之，竟不可得。後莫知其所終。

明 吳郡陸 榮著

盛御醫

盛御醫寅字啟東吳江人少從隱士王賓學醫永樂中以解戶赴京時上患二肢痺弱侍醫以痿症治之累年不效或以寅薦召至待命闕下一內侍微疾請切脉辭曰未見至尊安得先及公乎內侍服其言入奏曰此醫人大有分曉因道寅語即傳宣入便殿指上脉叩頭曰此風濕也上大然之曰吾遂胡出塞動至經年為陰寒所侵至此吾謂是溼耳諸醫皆誤汝言是也藥進立效遂授官後事仁宣兩朝皆被眷遇宣宗尤愛之嘗對御令與同官弈特賜詩以示寵異他日寅晨入御藥房忽頭痛昏眩欲絕羣醫束手莫知何疾救幕人療治有草澤醫人請見投藥一服遂巡却愈上奇之召問所用何方對曰寅空心入藥室卒中諸藥之毒能和諸藥者甘草也臣用是為湯以進耳非有他術上詰寅果未晨餐而入乃厚勞其人云

奇疾

齊門外臨甸寺。有僧年二十餘。患蠱疾。五年不瘥。而死。僧少而美姿貌。性又淳謹。其師痛惜之。厚加殯送。及荼毘。火方熾。忽爆響一聲。僧腹裂。中有一胞。胞破。出一人。長數寸。面目肢體眉髮。無不畢具。美鬚蔚然。垂腹。觀者駭異。其師親為醫者。陸度說。

黃村匠人

吳山之西黃村。匠者工。某夜歸。逢一人。青衣白束腰。如隸卒狀。問所之。曰。欲至黃村。匠者喜曰。身亦却歸黃村。今相得為伴。甚佳。便與偕行。數里。卒至道傍名家。謂匠曰。君亦思酒食乎。吾能於彼取之。匠曰善。卒入門。少選。攜一鎊酒。及一熟雞來。共坐地上。食之。畢。謂匠曰。君姑留此。我入此家。了少公事也。匠即取鎊。納諸柴積中。立伺之。俄見窻內擲出一人。手足束縛。繼而卒自牕躍出。負之而去。其行如飛。便聞門內哭聲。匠知非人。驚而奔回。明日往驗之。乃知其家主翁。昨夜死矣。問得無失物乎。乃云。昨祭五聖。失去一鎊酒。一雞。匠者告以夜來所見。不信。採柴積得鎊。雞骨猶滿地。始悟其為冥卒也。

吳恂

鄉人吳恂。從其妻之諸母周氏。借白銀千五百兩。而不立契券。實欺之也。既久。遂買

不還周陳於官。為恂行賂。不能直而罷。周忿供城隍神前。祝云。令彼謀財者。紅蛆出。白蛆攢。蓋吳俗詛咒語也。已而恂妻得疾。嘗覺面奇癢。搔之得物如筋。蠕蠕而動。如此日復數四。其色紅白不一。而面初無創損也。人以為果報云。

北斗經

崑山魏涇清伯。弘治己未病瘍。醫工悞針其足脛。脛腫痛積久。遂不良於行。夜夢白髯老人告曰。子病若此。亦知誦北斗經乎。問曰。誦之何謂。曰。不惟愈病。且益壽。夢覺意頗不信。詰旦有道士來問疾。諗之曰。誦北斗經何功。曰。却疾延年。其言與所夢合。乃悟而持誦。日必三過。久之足瘳。今年八月。齒髮如少壯。猶日誦經不輟。

人瑞

汝寧秀才燕生者。妻一乳三男。吾鄉陸鍾人傑。知光州時。嘗以公事適府城。過其家。生呼三男出拜。皆韶秀而形狀衣飾。略無少差。其髻一向左。一向右。一在頂中。生云。其年皆十二矣。以貌類難辨。故剃髮為髻。以識耳。他日生率三子來州謁。見云。聞此地有一胎三女者。與吾兒同年。欲求為配。人傑奇之。召見其人。為議而聘焉。

犬精

弘治中。兗之魚臺縣。有民家畜一白犬甚馴。其主出行。犬嘗隨之。他日主商於遠方。既去。犬亦不見。經兩三日。主輒歸。妻問其故。曰：途中遇盜。財物都盡。幸逃得性命耳。妻了不疑。周旋閱歲。其真夫歸。形狀悉同。不可辨。兩人各自爭。真偽。妻及鄰里不能明。乃白於縣。縣令逮兩人。至亦無如之何。皆置之獄。縣一小卒聞其事。以語其妻。妻曰：是不難辨。先歸者。殆犬精也。欲驗之。當視其婦胸乳間。有爪傷血紋。即是矣。蓋犬與人交。嘗自後以爪按其胸。故也。卒以白令。召其婦問之。爾家嘗有犬乎。曰：有白犬。前隨夫出矣。裸而視其胸。有血紋甚多。令知是怪。密使人以血灑其偽夫。即成犬形。立撲殺之。令從容問卒。汝既善矣。何從得之。謝曰：吾妻所教也。令諭之曰：汝妻不與犬通。何緣知之。汝歸第密察之。卒歸看妻。亦有紋。比比婦尤多。以令語責之。妻窮吐實。乃知亦與犬通故也。妻慚自經死。吾鄉陳都御史瑀時奉使彼中。得其案牘。

雷謹道士

玄妙觀李道士。早歲頗精於焚修。晚更怠忽。嘗上青詞。乘醉戲書天尊為夫尊。大帝為天帝。一日被雷震死。背上朱書二行。可辨云：夫尊可怒。天帝難容。事在天順成化間。

曾狀元

泰和曾狀元彥。老於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魁天下。是時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超拔之作。最後眉州萬公安得曹公卷。亟賞嘆以示衆。衆傳觀皆欽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見其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諸進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觀。及是呼至曹公。文康屬目。覺其秀偉尤異於衆。喜謂諸公曰。得人矣。魁撰遂定。迨臚傳出。則貌寢多髯。與前不類。文康為之愕然。退取其卷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以示諸公。皆然。乃大驚嘆。以為有神助云。

騰衝龍

正德某年。雲南騰衝龍衝龍衛地震。其初日數十度。漸至十餘度。後至一二度。凡半年。乃止。有一山傾為平地。一村坊居民數十家。皆陷沒入土中。餘以震壓死者不可數。民無甯居。皆即空曠處構廬舍以自庇。舉人汪城者。家人盡宿後圃。夜半有龍見於圃中。八仙卓上。頭角尾爪悉具。其色白若粉。所畫捫之鱗甲刺手。但不覺其蠢動耳。居數日。來觀者衆。汪氏恐為家禍。取狗血塗之。乃滅。

隕石

成化中。星隕於山東莒城縣馬長史家園中。初墮地。其光煜煜。而星體腐軟。特如粉漿。馬家人以杖抵之。浸杖成穴。久而漸堅。乃作一石。

尤弘遠

鄉人尤弘遠居東城。其鄰莊氏有女奴與相悅。私交信問。願托終身。後得嫁為遠妻。遠妻妒悍。日虐之。又為諸厭勝法。呪詛於神。欲使速死。居無何。妾果病卒。又歲餘而妻病。久不瘥。厭厭牀褥。家人倦於侍。乃呼一里嫗使相伴。及夜宿。見一女子紅裳綠衫。冉冉行至遠妻牀前。視之。乃其妾。指妻身。辭曰。我命未合死。爾多為呪語。令我夭殛。情理慘虐。我今控訴。已得理明於獄司。必追汝抵命。明日晚間。令汝腰痛。定去矣。言訖而滅。嫗平日往來尤氏。熟識妾貌。其衣乃殮時所服也。聞語甚恐。不能寐。天明即去。又兩日來問訊。則遠妻果以次日之暮死。死時呼腰痛。嫗乃具言所見。遠聞之。心念妾冤。而其妻往日所許誓願。及文書之類甚多。必為己累。甚憂之。素奉道。乃日持誦玉皇經。凡數百部。謀建法事。擇主行者。禱於所事真武。以環玦卜之。連舉數人。皆名流。不許。最後舉玄妙觀沈道士。乃得之。因大建水陸道場。數晝夜。備極誠潔。欲以謝前過。後遠得病。昏迷中見隸卒持帖來。勾攝遠隨而行。路皆昏黑。到一大門關。

下。扁曰：獄府入門，隸捧遠跪於殿庭上。王者叱問爾妻，扳訴爾同為呪詛，致妾非命。爾知罪乎？遠叩頭謝非己過。王者呼左右押尤妻來証之。卒奉命去。少選押至，皆囚首極桎，跪階下。王使對辨，往復甚苦。久之，妻辭屈，妾亦具言罪不在夫。王者震怒，叱其妻曰：爾之為人正室，生既妬虐，強瀆鬼神，死復誣誑，妄干官府。爾罪容可遣乎？便令卒押送鄆都，仍釋妾囚。判送受生案。王呼遠曰：爾雖不知情，然此婦人所為，呪詛文案甚多，如何破除？遠未及答。王案旁一綠衣判官白王曰：高真處已有文書來與準折過矣。王令吏檢看，乃啟一櫥，櫥中文書叢沓。吏抽一卷呈王。王覽之，俾授遠。遠惶懼中不暇細讀，但見朱字數行在紙尾。王曰：文移鄆都當云呈，今乃云咨，誤矣。此雖行持者之過，然亦汝責也。遠不知所對。俄有甲冑者二，神將見庭中，遠視之一。關公一心將王靈官也。靈官顧王曰：此亦小失不足問。王頷之。靈官以足蹴遠背曰：去。遂得出，復行冥晦中。路數折，入一司。僧六人坐其中，呼遠詰問。王者言且還當入五瘟司去。遠曰：吾不知所謂五瘟，但聞先天一氣耳。因其言高真赦罪之過。僧曰：然汝知奉道而忘却佛耶？這邊利害亦非細。汝今得歸到家，宜急延年高有德僧六員，誦法華經六部回向，乃可消滅宿愆也。命放出，遂得活。死已踰日矣。即請六僧皆年

七十以上者。誦經如數。迄今每月朔常持念經懺。雖極冗不廢。

猫王

福建布政使朱彰。交趾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為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驛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昭陵銀兔

陝西九陂山。唐太宗昭陵在焉。嘗有醜泉縣村民取薪於山。見白兔突起草中。異而逐之。兔躍入巨穴。民不覺失足亦墜焉。乃入隊道中。頗覺黯黑。其旁累銅缸十數。皆盛油。設關板流注。最下一缺中宿火。其竅有礙。油不下。火熒熒欲滅。民為通之。火復明。向所逐兔宛然在旁。乃銀鑄者。上有刻字云。撥鐙人賜銀兔一箇。民視四周積金銀珠貝。瑰麗萬狀。再拜請曰。小人貧。所賜不足。以贖願。更益之。於是恣意所取。懷挾將出。而路迷。跬步莫辨。便舍之。乃復有門。豁然遂攜兔而出。隧門隨閉。僅有微罅。民歸。鄰居惡少年聞之。者競到陵所。迹其罅。掘之。杳不可窮。事覺。皆被逮。係民亦幾坐。

謎云

梁澤

三原縣按察分司素多怪居者輒死使官莫敢入士子梁澤以氣自負常謂諸友吾能宿此諸友出錢與賭之澤許諾以夜入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不至澤便厲聲云何不速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一青衣次一黃衣一白衣貌色不可辨識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答曰非敢然也乃見者自怖死耳澤曰汝何為者青衣曰我筆也居何在曰在儀門屋上第三瓦溝中問黃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也在庭中槐樹下問白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礎下汝等今來為欲相苦耶皆曰不敢共獻一紙曰此公一生履歷也今報公令前知澤受而麾之曰去三物各投所言處一時都滅澤便臥達曙諸友私謂必死來見之驚澤為說向所見未信去將人操鍾來按次求之盡得三物出其紙如故楮幣都無一字及夕映視之蹟瞭然從是解中永無害怖澤後登第為御史成化間巡山東以監試事挂誤謫官卒具如紙上語

黑廝

黑廝者陝西按察司隸也。洪武中有按察使當朝觀詣京籍其從者名黑廝預焉。俄一夕病死。使將擇代者。更造其籍。是夕恍見黑廝跪白曰：籍無庸改也。小人雖死尚能事公。所患潼關難過。公但於關外大呼名。吾即出矣。許之。比行所經驛傳百需皆備。詰之則云適有隸報公將至。令治具。爾問其狀曰：肥短而黑。使心知其黑廝也。出關呼其名。詎便聞鬼語云：某已出關矣。自陝護至淮安。謝不肯行曰：都城隍嚴某不敢入京師。當止此以候公。使入朝以事收下吏。久之黑廝遂降於居民。言吾黑廝大王也。當血食此土。鄉民翕然信之。為立廟。憑巫言禍福甚驗。禱謝無虛日。巫積所施予至數百金。歲餘使事白復官。將渡江。黑廝下教於巫曰：某日某官將至。具宴犒而所有金采歸之。不者吾且罪汝。巫不得已往迎焉。以金獻前一日。使已見黑廝來白。已曰：公謹無泄吾名。懼不為福。巫至使受其獻。巫不解神意。數問焉。不答。巫隨行數百里。固請之。乃以實告。巫慍歸。以語鄉人。相率投詞都城隍。訖之。毀其廟。靈響遂絕。

蠅魔

西安有蠅魔寺。塑大蠅於棟間。相傳國初有女子。素不慧。病死復生。遂明敏。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適喪。僮客以女為言。遂娶之。月餘日。布政方視事。有所需。使閹人

入私廨取之呼夫人不應但見老蠍大如車輪臥於榻間驚而出以白焉不信叱為妖妄閣請曰他日相公下堂願無聲歎密掩之必可見也如其言果見老蠍伏榻上轉輾間又成好女子矣雖抵諱而詞意頗羞澀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蠍魔所以黃緣見公者非敢為幻惑欲有求耳公能不終拒乃敢輸情許之乃曰昔為魔蠍得罪冥道賴觀音大士救拔免其死因假女屍為人幸獲侍左右覬公建一蘭若以報大士之德今醜跡已彰幸公哀憐布政領之女子即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至今存焉

胡弘

甯波儒士胡弘字任之少時受術於江右日者張生力學勤苦不厭正統初遊杭遇老翁自稱汴人深於易理弘從之遊盡得其秘由此以卜筮名景泰初從張都御史楷征閩寇鄧茂七在軍中所言多奇中後與蘇士大夫遊多從問休咎儒士杜瓊年暮數失子筮得鼎初爻云子爻逢旺當有二男趙御史忠筮得坤之師云當發策決科司風憲至某年月日罷官且生子祝叅政灝筮得比二五爻動云君臣慶會必居黃門近侍轉任大藩後皆驗楊尚書燾筮得復之六二言公至中年方有奇遇若官

三品壽九十官二品則差減四五年有子亦沾祿未幾果以潛邸舊恩累進大宗伯卒年八十五子亦以蔭授吳縣主簿如此千百皆中尤善相字嘗遇二士於途將赴鄉試問得失弘云二君一當中一有服陞皆不以為然已而一喪父不得入試一領薦或問之弘曰喪父者問時適有汲水而過水與立泣字也故知其當有哭泣之戚彼領薦者問時偶有人立於旁成位字故知其必中又有士人應試書串字弘云君不惟中舉兼擢進士串字者二中也別一士聞其語亦書串字以問弘云君且勿言功名當憂疾病其後二人一聯捷一得重疾弘云前問者出於偶爾從而效之則有心矣串下加心故應得患也其術大抵如此

瑞蓮

正統戊午吳縣學池中蓮一莖三花巡撫周文襄公見之曰行有當之者明年而施修撰槃以縣學生狀元及第成化辛卯蘇州府學池中蓮亦一莖二花明春有甘露降於學之桃樹上越兩月而吳文定為狀元又吳人舊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弘治丙辰狀元為今朱學士希周前一歲城西穹窿山風雨中有大石自移時學士公猶為諸生云

人妖公案

都察院為以男裝女魔魅行姦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石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剛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為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人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法暗行姦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做到大同南關住人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為師將眉臉絞剃分作三柳戴一鬚髻粧婦人身首就彼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綉鞋頂合包造飯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山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端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與各人言說恁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扳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三月內冲離家到今年別無生理專一在外圖姦經歷大同平陽太元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共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到處用心打聽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走乞食婦人先到旁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遇晚同歇誰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姦宿若有秉正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子將隨身帶着雞子一箇去清桃半七箇柳辛七箇俱燒灰新針一箇

鐵槌一箇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身上默念昏迷呪使其女子手脚不動口不能言行姦畢又念解昏呪女子方醒但有剛直怒罵者冲再三哀懇女子含忍或住三朝五日恐人識出又行那移別處求姦此得計十年姦通良家女子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發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轟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為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本人乃留在南房內宿歇至更深時分有宣之婿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姦冲將伊推倒被趙文舉將他摔下在坑按住用手揣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立心異人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並姦宿良家女子姓名開單連人牢固押法司收問外乞 敕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 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姦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儆將來及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姦非出本心又干礙人眾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掌院事太子少保兼左都御史王 等具題二十二日於奉天門奏奉 聖旨是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

石務要上緊挨究得獲解來欽此右得之友人家舊抄公牘中

升遐先兆

弘治十七年蘇城專諸巷俗叫鑽龜巷有百姓病死到地府見閻君披籍看之言汝算未盡於今却回其間公室服用盡如人世但怪王及卒妻皆著縞素私問之人云陽間天子崩故為帶孝取百姓得活私為所親說之越明年五月而至尊厭代按玄怪錄高安尉辛公平元和末遇陰吏之迎駕者與俱入寢殿見上升輿甲馬引從而去後數月乃有攀髯之泣今此百姓所見亦隔越半歲其事略同

誠意伯

誠意公佐命之功。追踪文成而時罕傳記。至其學所師承亦無能言之者。或云師九江黃楚望更考予鄉人顧棟知青田縣與劉翁為遊。誠意之末孫能通其家學。為棟言誠意未遇時。知青田山有靈異。日手一編面山而坐。目不暫釋。經歲忽崖上豁開二扉。公亟擲書趨入。聞有呵之者曰。此中毒惡不可入也。公不顧竭力排而進。其中日色明。朗有石室方丈。壁上見七大字云。此石為劉基所破。公喜。引巨石推之。應手折裂。得一石函。中有古鈔兵書四卷。懷之出。纔展足而壁合如故。歸誦之甚習。然猶未得其肯

祭乃多遊深山崇刹以訪異人久之入一山寺見老道士憑几讀書若知其隱者拜之請教道士不顧公力懇之道士舉所讀書以授之曰讀此旬日能背誦則可不能姑去書厚二寸公一夕記其半道士驚歎曰子天才也遂傳其學後佐高皇帝嘗對御言及道士上令驛召至闕年且八十而容色甚少命與誠意及張鉞冠擇建宮之地初各不相聞既而皆為圖以進尺寸若一上欲留之不可遂放還山不知所終又言公疾革時謂其子云吾家封爵當中絕然至五世後應得武職從茲可傳繼矣至孫薦襲爵後果被革弘治初詔錄公後為處州指揮使正五世矣時嫡孫以罪擊獄有司脫桎梏而冠服之人以為奇遇

上梁日時

誠意公嘗過吳門中夜聞邪許聲以問左右曰人家上梁也又問其家貧富及屋之豐儉曰貧家數楹屋耳公嘆曰擇日人術精乃爾又曰惜哉其不久也左右問故公曰此日此時上梁最吉家當大發然必巨室乃可若貧家驟富必復更置此屋旺氣一去其衰可待也其後此家生計日長不數歲藏銀百萬果撤屋廣之未久遂貧落如故

義象行

洪武中林膳部子羽嘗作義象行曰有象有象來天都大江欲渡心次且誘之既渡獻天子拜跪不與衆象俱象奴勸之拜怒鼻觸象奴賜酒不肯飲哺之亦不舖屹然十日受飢渴俛首垂淚憤且吁天子命殺之衆官束手莫敢屠侍衛傳宣呼壯士被甲各執丈二及象戰久不克兵捷象乃殂憶昔君皇每巡幸象當法駕行天衢珊瑚錯落明天珠被服美錦紅氍毹紫泥函封載玉璽萬樂爭擁羣龍趨玉璽歸沙漠龍亦歸鼎湖所以老象心南來誓死骨為枯嗟爾食祿人空負七尺軀高高白玉堂赫赫黃金符伊昔軒冕今泥塗嗟爾食祿人不若飯豆芻象何濼爾何汚天子垂衣治萬世俾全象德行天誅嗚呼象兮古所無嗚呼象兮古所無

張潮

蘇學生張潮惟信戊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得寒疾死年止四十二其女慟父之沒號痛隕絕良久復蘇云見父服朱袍張黃蓋後二人青袍青蓋皆乘肩輿從者數十人呵殿而行女望見父在輿中呼問所之曰吾今為衢州知府以正且到任故急行耳女垂涕問曰父今作官母女孤零無依何不挈之俱行也潮亦泫然曰未也汝母壽

應至七十五。至期吾當自來領取。吾在彼左右之人。對門暑襪鋪王家女子頗淑慧。吾欲取之。又指示女曰。二公乃同知通判。一崑山人姓張。一太倉人姓王。皆秀才也。與吾同選復同僚。今俱赴任耳。言訖馳去。時王氏女正得疾甚重。未幾果死。予親友有與張潮善者。往弔聞女言如此。

王貫

王貫字一言。故蜀人。係籍錦衣衛。居京師。舉成化丁未進士。知□□縣。到任年餘。有廉能稱。一日忽語其妻徐氏曰。吾當為此地城隍。行且與爾別矣。妻愕然曰。君病狂耶。貫曰。不然。昨夢帝遣使銜命來。吾以家累多。宦業未成。力辭。不得。允。勢必須去。期在明夕耳。又呼其子永年囑之曰。好事若母。力為善人。及明夕漏下十數刻。冠帶升堂。召吏使鳴鼓集僚屬。吏白。深夜非時。貫不聽。鼓竟。同官畢集。貫整容曰。予得與諸公同事。幸甚。今受帝命為城隍。不得復相周旋。荷諸公愛厚。敢以妻子為托。願薄俸足以為裝。但少賜周旋。令得歸故里足矣。同官方怪愕。貫起向之再拜曰。予今非狂也。今即行矣。語訖。還內沐浴。公服端坐。呼妻子與訣。了無悽感容。俄而自稱頭眩。遂瞑目而逝。及明。顏色如生。同官為殮。殮護其妻子還京師。醫士陳希恩。貫妻甥也。因

說張潮及此

斗神拯災

常熟縣奚浦錢氏大族也。正德丙寅其族連居數房皆被焚。火凡三夕始絕。煨燼中有小樓三楹。巋然獨存。乃所謂小四房者。姑婦二人寡居同處樓中。方火熾時。烟燭四逼。二人窘怖無措。素事斗神。但扣頭求救。須臾見朱衣者七人立簷下。舉袖麾之。火應手而散。七人忽不見。婦姑拜起。則四面幾無一椽留矣。

張氏子入冥

御史張西銘希載雲南人。有季弟年十二三。得疾死而屍不冷。家人未忍殮。三日開目復活。母詢其所以。荅曰。病中忽忽不自省了。但覺二吏夾持我行。通衢間人烟市肆。不異人世。到一公廨。制甚卑下。吾父及伯父竝立於門。見我叫問。所以來。荅云。適在家為二吏引至此。二父且喜且悲。詢家人安否。及生計甚悉。我一荅之。父曰。兒勿憂。汝命未盡。到前司當得放還。且戒云。前路。人與汝湯水。却不可食。食便不得歸矣。吾敬諾。吏引向一司。主者未出。庭中吏卒面頭皆詭異可怖。吾見案上有一卷書。題曰。注死簿。揭視之。首一行曰。某日府學生周某。某午時死。府吏朱某戌時死。又欲視

其次二吏見之。呵曰：小兒那得看此。以手掩之。已而主者出。呼問姓名。檢簿看畢曰：非也。姓同名異。所追誤矣。命吏送還。仍到向處。二父猶在。喜謂我曰：從此去。可速達家。遂循而歸。不覺便活耳。母聞其言。不甚信。遣人陰察兒所言。二人至其日。周生者。晨自學舍歸。及門中風。至午死。朱生晚間猶無恙。至昏時。而鎮守內臣過其地。朱正轄夫役。以人數不足。死杖下。時刻不爽。始大異之。時希載從宦於外。母貽書令市褐紗五百疋。製僧服為兒懺悔。希載道吳江。以託盛醫官買之。為盛具說如此。

楊少卿

長興楊復。幼有敏才。為士子時。迎提學於關外。未至。伺於土地堂中。戲取杯筮祝曰：提學即至。當賜勝兆。一擲而筮落於梁上。不可取。即以壘書神像背云。發武林驛擺站。是夜神見夢于提學云。公所轄士黥吾背。發為驛夫。幸公一言免之。明日以詰諸生。復愧謝。叱令洗去。是夕又夢神來謝。因問此生一少年。神何畏之如此。神曰。此人他日大理少卿也。復後登第。累官果貳棘寺。在任不久。即乞致仕還鄉。未至家。先適辭親友曰。吾某日且逝矣。至期端坐而卒。復平生剛鯁自守。為鄉邦推重云。

張孟介

湖州張廉孟介以都御史鎮雲南嘗巡邊徽夜宿軍營人定後自攜燈出遊顧一美婦人在旁張驚愕遽以燈授之婦亦不辭執燈侍側既訖麾令前行婦亦如命入帳欲觀書以自持而無書偶得大明律讀之至五鼓不一轉盼婦不能惑擲燈而隱竟不知何怪

嚴尚書

嚴震直字子敏湖之驥村人有寵高皇朝累官戶部尚書後奉使安南死於途中葬郭外他日有舟過其墓側遇一老公附舟云欲至驥村及到嚴氏宅前謂舟人曰吾入內使家人以錢畀汝乃登岸一足踐於水濡其靴既入久而不出因扣其家曰適有老公附舟入門今安在訝曰無之顧地上有足跡循之乃入家廟中視嚴公像一足靴果濕方知是神歸也

木妖

予所居臨頓里中百姓金氏有舊楊木肉枕已七八年物已卯四月忽生枝條十餘青色粗踰食箸又桃花塢徐鐵匠家木杓亦生枝條略與金氏同木妖也

唐玘

吳縣吏唐玘嘉定江灣鎮人年十八習吏事嘗送客入城歸倦甚隱几而臥忽冥然如夢見兩皂衣牽馬來曰崑山某官邀君飲玘便上馬馳出嘉定北門入崑山南門遷迤沿壞城而行忽復有二人出持牒叱曰吾山王遣來追違限者汝不得復乘馬即捽玘至地出袖中縋係其頸行抵山王廟門下入報內傳呼召入跪於庭神衣黃袍插金花侍衛甚衆謂玘曰知汝有吏才特召來為我掌四殿八廂公牘指階上竹笥十六示之曰此皆文案也山王為崑城妖神玘素知自念一承職永不得生矣因力辭曰某素不諳吏事亦不識一字惟大王宥免再三強之固不從神怒叱左右加刑五毒備極痛苦不堪而玘執詞愈堅神無如之何乃令行刑者提置廡下而別書牒令人持去追某縣某人來去約半日追至一人神復以前語語之此人欣然拜命神喜即為易冠服領十六笥退入司中神呼前兩人送玘付土地祠令轉達東嶽還魂魂至土神冠珮出受牒自遣部下兩隸送詣嶽詞既到停門外入投牒未出玘望之見嶽帝冠冕赭袍據案治事侍立皆紫衣紗帽者不知幾百而庭下往來擾擾又數百人玘自念吾方足痛恐入門不堪諸人踐踏躊躇間忽門內有人出呼曰郎君何為在此視之乃唐氏故僕也玘具說前事僕曰郎君當復生吾今送歸玘告以足

痛僕曰當覓一舟相載也扶玘至岸下一空舟無頭尾僅有腹掖登之縮脚而臥僕立舟上不見其鼓棹而舟自動祠下去家約四十里頃刻已至又掖而升岸回顧失僕及舟所在入門為門限所蹶惺然而寤以手捫四壁不可出已知在棺中也乃以足蹴其板家人聞而駭之亟揭棺蓋視玘已活距死時四十七日矣欲扶出之憊不可起破棺後一板始得出灌以薑汁氣息纔屬而雙目昏黑手足皆傷厭厭未有生意方謀迎醫忽有全真道士過門乞齋聞之謂其父曰吾能治之但須先灸其胸穴若知痛乃可生也父喜引入熬艾灸之火方燃遽呼痛道人曰生矣然猶不能言道人出囊中紫藥一錠形製如墨令研碎以米汁調其半灌之留半以待昏時服藥盡則能言而行矣家人如教治具以待道人不食止啖水菓數顆及酒三杯而已抵暮告去去未久家人覓所藏藥已失之於是交相尤恨以為無必生理詰旦道人至告以故笑曰不足惜也復出半錠與之正昨所失者家人復不以為異贈以十金道人笑曰我方外士安用金為又以布二十疋曰且留之明日來取遂去竟不復至玘得生備述冥中事如此

張都憲

都御史張公泰肅寧人。少時貌極醜。嘗得危疾。夢其父以罪被逮。當論死。已白於官。請以身代。官聽之。即械赴市。中就刑。揮刀霍然。頭落。其魂遂入冥司。見閻君曰。此人無罪。應得受生。判生山東民家為男子。遣吏卒押送。見一大雞前導。已隨而行。其年蓋屬酉云。至其家。婦適坐蓐。遂投胎而生。既浴。置坑上。家人環視。或指之曰。好一小兒。俄身漸長大。又曰。何遽如許。遂蹶然而覺。乃長眠榻上。冥然經日矣。旦起。家人視之。皆驚而不識。豐頤偉貌。迥異曩時。公具言所夢。益相怪駭。久之。稍稍察其聲言舉止。與舊不殊。乃信之。公後舉進士。歷任至今官。

辟瘡鏡

吳縣三都陳氏祖傳古鏡。一具徑八九寸。凡患瘡者。執而自照。必見一物附于背。其狀蓬首鬣面。糊塗不可辨。一舉鏡而此物如鷲。奄忽失去。病即時愈。蓋瘡鬼畏見其形而遁也。世以為寶。至弘治中。兄弟分財。剖鏡各得其半。再以照瘡。不復見鬼矣。

臂龍

舊說大江金山寺有行者。素佻健。嘗晝寢。同袍者戲畫一龍於其臂。頭尾鱗鬣。狀頗逼真。行者覺而見之。戲曰。吾寢而臂出龍。豈非天授乎。當鯨之以成其異。乃以針刺

而加墨也積數月墨色漸紫又數月其紋稍稍隱起約高一黍米每風雨之夕此龍蜿蜒如動一臂為之搖搖不安行者病之他日澡於江江水為之開豁數丈此臂騰掉上下如非己有者行者益以為神時時潛沒水中見鱷鱷魚鱉歷歷在目一日自念曰金山盤踞江心其下宜有根著盍探之乃下投窮至江底見山根大僅數抱若一柱擎其山焉因運臂撼之山為搖虺不止屋宇皆動僧怖以為地震焚香祝三寶食頃而定行者登山知而竊笑之旬日乃為同袍說其實因具言臂龍之神同袍驚以白長老長老曰此妖人也潛詣鎮江告官請殺之官謂誣罔不為理僧懼其為己累也醉行者而縊之行者既亡龍亦頓逝訖無靈焉

九尾龜

海寧百姓王屠與其子出行遇漁父持巨龜徑可尺餘買歸係著柱下將羹之鄰居有江右商人見之告其鄰翁請以千錢贖焉翁怪其厚商曰此九尾龜神物也欲買放去君從臾成此功德一半是君領取因偕往驗之商踏龜背其尾之兩旁露小尾各四便持錢乞王王不肯遂烹作羹父子共啖是夕大水自海中來平地高三尺許牀榻盡浮十餘刻始退明及午翁恠王屠父子不起壞戶入視之但見衣衾在牀父

子都不知去向。人咸云：害神龜為水府攝去殺却也。吳人仇寧客彼中，親見其事。

鄱陽水神

餘姚戚淵，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舟人大恐，戚公曰：母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應曰：然。曰：去。吾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向九人率甲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有頃，公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空而滅。後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淵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數百舟。夫人慎毋渡，覺而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亟止之。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日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戚公之鄉人項生侍公渡江，親見其與九神語，又嘗得見丘公祭文。

樓三舍人

樓三舍人，奉樓纜也。太祖以舟師敗陳友諒于鄱陽湖，死者數十萬，還委樓纜于

湖冤魂憑之。遂能為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馬少師

鈞州馬少師文升。景泰辛未進士。至弘治末。位冢宰。前後歷仕五十餘年。雖年及耄。而精力不衰。後致仕去。正德壬申薨於家。其日日將暝時。公里人。有事從城外歸者。道逢公乘肩輿。侍從甚眾。自輿中向其人拱手。問所之。曰。莊上去。其人歸到公門。聞哭。乃知己捐館矣。計相見之時。頃正其氣絕時也。

張御史神政記

始予讀先漢等史。見諸循吏事。有政通神明。精感天地者。未嘗不歎息欽想。以為後世所未有也。乃今於慈谿張公而復見之。公名昂。字仲明。都御史楷之子也。成化中。始以進士知鉛山縣。初縣有賣薪者。嗜食鱓。得新直。以其半市鱓。命妻烹而食之。一日自市歸。乘飢恣啖。少時腹痛而死。隣保疑妻毒殺之。執送官拷訊。無他狀。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初蒞任。嘗白晝登堂。忽都門外有綠袍烏巾者。冉冉而入。左右悉不覺也。行及案前。長揖公迎之坐。乃曰。公母懼吾非人。實邑中某鄉之土神也。鄉有冤獄未白。知公精明果斷。與神明通。必能雪之。公問其事。神曰。吾鄉民某甲之妻。以殺

夫繫獄此人本中鱈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鱈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烹以啖他囚而死。則其事白矣。言訖不見。公異之。詰旦召閩境漁者。命捕鱈得數百斤。如神言。試之得昂頭者凡七。設釜於堂。召此婦而烹之。出死囚於庭與食。繞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公謂婦曰。汝冤白矣。遂釋之。徐訪其鄉。果有神祠。視其像。正所見也。又甲嫁女於乙。抵乙門。揭幕視之。則空輿而已。乙謂甲欺。已訴於縣。甲又以戕其女。互相爭執。前令逮媒。從諸人鞠之。皆言女實升輿。不知何以失。去。令不能決。公至。偶以勘田均稅出郊。初太祖平陳氏。過鉛山。定其稅額。倘積餘稅。加於數百畝。田有畝至數石者。以是公往看視。為行至邑界。有樹大數十抱。陰占二十餘畝。其下不堪。未麥。公欲伐之。以廣田。從者咸諫。以為此樹乃神所棲。百姓稍失瞻敬。便至死。病明府不可易視也。公不聽。移文鄰邑。約共伐之。其令懼禍不從。父老吏率復交口諫。沮而公執愈堅。期日。率數十夫。戎服。鼓吹而往。未至數百步。有衣冠者三人。拜謁道左。曰。吾等樹神也。棲息於此。有年矣。幸公垂仁相捨。公叱之。忽不見。命夫運斤。樹有血出。眾懼欲止。公乃手自斧之。以為倡。凡三日。方斷其樹。樹顛有巨巢。巢中有三婦人墮地。冥然欲絕。命左右掖而灌之。以湯良久。始蘇。問何以在。是婦曰。昔年為狂風吹至此。身存高樓。與三少

年歡宴所食皆美饌。時時俯瞰樓下。城市歷歷在目。而無階可下。少年往來。率自空中飛騰。不知乃居樹巢也。公悉訪其家人。還之中一人。正甲所失。女自言。在輿中有妖攝去。其訟遂解。公以其木修公廨數處。而所陰地復為良田。由是悉毀諸淫祠。在境內者無遺。獨鄉落一祠。民秘之。獲存。他日。公以事經其地。夢神懇曰。公姑恕我。翌日。召鄉民責令毀之。神忽降于隣邑小民曰。吾被張公毀廟。無可寓寄。公正人。吾不敢犯。願借片地暫居。公去。祠可復也。汝不吾從。五日內必及禍。民初不信。未三日。果煩懣吐逆。神乃降。家人羅拜。為之立廟。有道士善隱形術。多淫人婦女。公擒至。痛鞭之。了無所苦。已而并其形不見。公托以他出。逡馳詣其居。縛歸。用印於背。然後鞭之。乃隨聲呼噪。竟死杖下。邑寡婦惟一子。採薪於山。為虎所啖。鄰居惡少欲以事難公。代婦書牒。使投之縣。稱欲得虎抵罪。公視牒笑曰。奸民欲害我乎。與婦期五日來。乃齋戒作文祭神隍。大畧言神為一邑主。不能禦災捍患。而縱虎食人。今與神約。五日內必驅虎伏辜。否則撤其廟而更置之。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曰。虎至矣。公驚起。佩弓矢升堂。命啟門。有二虎入伏庭下。若有人守之者。公厲聲叱曰。吾良民之子。而汝食之。法當抵死。二虎有非傷人者。出一虎起。繞伏虎一匝。曳尾而出。其一不動。公素

善射。拔所佩箭。三發而三中其首。因命隸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以虎屍自是所在
喧傳。目為神人。三年以政最擢監察御史。今致仕家居。杜門謝事。足不入公門。隱然
為鄉邦重望。君子惜其位不滿德云。